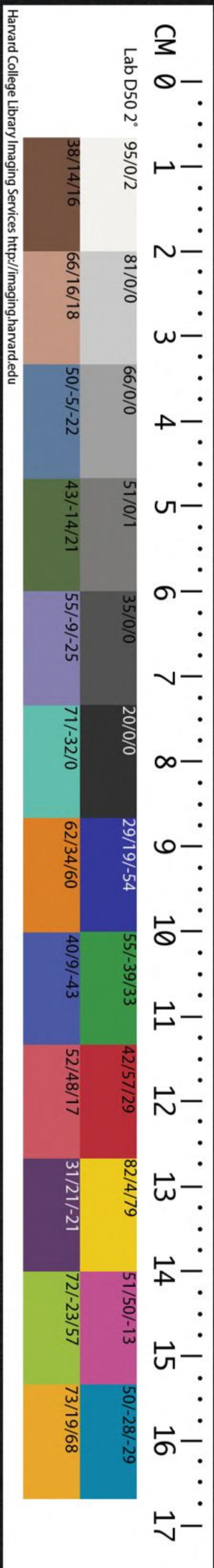


T2514/4238b(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3

NOV 4 1957



漢史見卷第三

宋建安制 與者 明太倉張 海關

漢紀

孝成

孝成

丞相御史奏石順趙恩顯免官待歸故郡憂恩而

司隸校尉王瑀奏丞相御史韓純顯等專權擅勢

大作威福不以時自奏行請而阿諛曲從附下罔

無大臣之義後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久陽在

位矣言官畏之甚於主上平

讀史管見卷第三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漢紀

孝成

建始元年

丞相御史奏石顯過惡顯免官徙歸故郡憂懣而死

司隸校尉王尊奏丞相衡御史譚知顯等專權擅勢

大作威福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周上

無大臣之義後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反揚先帝

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

論主尊之言
宋是

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然羣下多是尊者。

尊謂衡譚知顯等專權擅勢，不以時奏白行罰，無大臣輔政之義，當矣。而譏衡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則非也。自顯居中書，殺蕭望之、戮張猛、誅京房、髡陳咸，百官側目。一迹其視，孝元猶虛器耳。衡譚奏之以警上心，豈可指爲尊臣卑君乎。衡譚雖失之於前，然能劾之於後，同賢於紂不劾者，且顯緣此遂免官徙死。去惡拔木，少

伸天下之憤。衡譚居位亦少塞責矣。當時羣下多是尊者，愚竊非尊之言，未見其是也。

封五舅爲侯，逾月黃霧四塞，詔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博士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高祖約非功臣不侯，今外戚無功而侯，故天見異。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優詔不許。

成帝以天變爲不足懼，歟則不必問，謂當求象類以消弭之歟，則諫大夫博士之對盡矣。王鳳乞骸，蓋可其奏，諸舅封爵，追還詔書，則天變塞矣。旣無

成帝忽天
變

四年

政事出於
權臣雖善者
亦必可以

綱目節錄其
文

所更改而任鳳益專是忽天變而肆行也卒之嗣
子不立柄移外家豈天不告乎其自取之矣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五人

武帝置宦官于內庭昭宣元三世因而不易恭顯
之時權移人主豈易動哉至是一旦廢罷如觸燕
巢天子不以為疑羣臣不以為非何其用力之省
也政歸元舅勢隆外家故有轉石之功而無拔山
之難爾惜乎其不出於成帝也故凡政事之舉措
廢興不出於朝廷公議而出於權臣則其舉措廢

興雖皆盡善亦不徒然必有以也

河平二年

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尊坐免官湖三
老公乘興上書曰尊治京兆前所稀有今御史奏尊
原其所出中丞楊輔與尊有怨建畫此議傳致奏文
浸潤加誣臣竊傷尊無辜且尊一身三期之間乍賢
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議審如奏章尊當伏誅即
不如章飾文深詆安得無罪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
別書奏天子以尊為徐州刺史

論不治張忠
楊輔者王鳳

是非不明於上而清議在下此亂世之所同也使

朝廷所行與清議協，斯則治世之事也。御史大夫在漢爲三公，位尊任重，當爲天子進賢退不肖，使卿大夫多稱其職，而張忠偏聽丞輔之言，誣奏材能之尹，丞相不與辨，諫大夫不與明，使王尊吞聲受斥而去，漢庭空然，其無人矣。向非三老公乘興懷不平之心，采衆多之議，伸白京兆之功績，破析奏章之詆欺，則一時闕政，終莫更改爲國之累，豈小小哉。三老不顧御史威權，暴揚其罪，而漢朝容納不加訕上之誅，是誠美政。然旣復用王尊，拜爲

刺史，而張忠楊輔竟不究治，則又失刑矣。嗚呼，此非王鳳之責歟。且三老之言，有可取者，下關後世，不止一時所謂一尊之身，二期之間，乍賢乍佞，是也。士方蒙知於君父，得意於柄臣，則名譽假借，聲過其實，與之者不嫌於失言，受之者不慙於不稱，俄而弃逐，則叢衆惡以歸之，一如是可矣。他日再用，又再譽，再逐，又再毀，至于三四而未已也。不幾於戲乎。此不義者一也。忌狠當朝，不樂成人之美，凡人臣有以正直忠讜獲罪者，不與以是名，必更

變其所言易其本指播揚于外曰爲讒爲邪爲比附爲異意爲歸怨於君父爲徼利於後來爲陰有中傷爲意在離間而人君亦從而信之此不義者二也甲不幸罹咎禍乙爲之白之則併乙而罪以爲結黨附下以杜公論之上聞此不義者三也凡民負寃尙許雪愬公卿大夫一從吏議則禁其伸理噤不得吐恐人君開悟誣罔失利此不義者四也去此四不義公行賞罰則清議在上人心服矣初上卽位拜張禹爲光祿大夫與王鳳竝領尙書事

四年

禹不自安數乞骸以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至是拜相封安昌侯

禹與王鳳竝領尙書心不自安欲退避鳳此以退爲進者也何哉王商以丞相忤鳳收印綬歐血死必欲得上意固祿位推崇王鳳勿與爭權則長保富貴矣禹行此果効則商之死宜矣然位爲帝師意識乃爾他日無惡乎朱雲之有請也

京兆尹王章數言王鳳誣罔不忠天子感寤曰君試爲朕求可者章奏中山孝王舅馮野王可鳳聞之稱

論張禹以退
爲進

陽朔元年

論成帝不君

病出就第，上疏乞骸，詞旨甚哀，上不忍廢，優詔起鳳，而使尚書劾章阿附諸侯，下獄死。

人君於其臣，知其姦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蓋而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既嘉其忠，納其說，而顯與鳳偃然居位，房與章不免於死，然則非顯鳳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舉代鳳者，章亦豈敢遽薦馮野王哉？復詔尚書劾章阿附諸侯，以萬乘之主，自反覆其言，然則臣下今而後，何所憑信，安敢納忠矣。甚哉成帝之不君也。

王譚薨，上悔不使譚輔政。

漢主不知
祖之義

母家用事，自漢興迄西京之季，以至於亡，異哉。嗣世之君，不監前轍而必蹈之，如出一軌，是何也。人君不學，不知尊祖之義也。有天下者，親九族而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此葛藟之詩所為刺，而仲尼有取焉者也。念母孝矣，篤愛於舅氏，以慰其母心，孝之廣矣。然不止乎禮義，而比父族加厚，舉祖宗之天下而畀之，使宗廟不祀，又焉得為孝乎。兩漢

賢母后纔三四人而生亂召禍者始終以之產祿之際大業幾墜成帝寧不聞耶而崇貴諸舅如不足已死者尚以不使與政爲慊至使賊莽談笑而盜神器其原自乎念母可不慎哉戊申之刺形于國風城杞之貶書于魯史自是而上由堯而來母懷愛也何代無之若可致隆加於父族則舜文之德有闕多矣意尊祖之義人治之大者也人君其可忽諸。

永始元年九月黑龍見東萊

賢言

文帝前十四年公孫臣上言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丞相張蒼謂漢得水德臣言非是罷之明年春黃龍見成紀帝召臣拜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革改歷服色事夫五德之說始於齊威宣之時鄒衍著論始皇采用其說自當水德其言不見於經也公孫臣之言亦偶中耳至是黑龍見則其應云何或載先賢言五德之運亦有此理以漢多河患唐無水災決之殆亦若終始託於黃帝之類非先賢之言也孔子定詩書言禮樂作春秋載治國平天

下之理無不備者。五運所係。若如鄒衍之言。亦豈細事。而聖人顧略之哉。

永始三年

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壞竹折木。帝異之。問劉向。向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况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自貢禹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專止禹等。上意恨之。又以久無嗣。詔有司復立。自是上好鬼神。方士多得幸者。谷永諫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

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凡言奇恠鬼神及僊人不死之事。皆詐僞欺罔。惟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姦人窺朝。上善其言。

劉向及不
及谷永

天子事七廟。郊上帝。望于山川。而徧于羣神。羣神謂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則從類于上帝矣。林麓丘陵水澤之屬。則包舉于山川矣。帝王無妄祭。無徼福。然則凡載于秩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扞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賢聖者歟。非此族

也。則非所事矣。漢興禮廢之後，先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方士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建立，逮于季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祠，其不度可知矣。貢禹匡衡皆請罷之，是也。然稽泉臺之義，不必毀撤，姑存而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爲漢賢大夫，豈谷永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祕書，其所舊習，令茲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者，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跡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爲實也。

善乎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恠，罔以非類，以永諂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元延元年

言者以災異爲王氏所致，上問張禹，禹自以年老子孫幼弱，恐爲王氏所怨，乃曰：春秋日食地震，或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知，故夫子罕言命，不語恠神，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也。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氏。

論張禹之戮
不可免

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表也、衆陽所宗、而受侵翳、以天驗人、非小變也、春秋所書、或妾婦乘陵、或臣子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春秋雖不指言其事、而事應具存、人君知此、必監於侵翳之咎、克自飭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禹帝師也、今條陳日食之咎、顧歸之諸侯相殺、夷狄內侵之遠事、而不端言臣子背上、政權在下之近禍、謂之經義可乎、且外家擅權、其勢將移、有心者知、有目者見、安得指爲神恠而

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之門、收還主威、荅塞變異、是卽性與天道、安得指爲不可聞而不告也、且曰宜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是時、政事之宜修、孰有大於權歸外家、勢降於主者乎、凡數言之中、老姦備見、反謂新學亂道、誤人、不知禹所守經義、果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宗、翊戴王氏、禹有力焉、尚方之劍、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不可免矣、朱雲上書、乞斬張禹、帝大怒、將殺雲、辛慶忌叩頭切諫、乃赦之、

成帝一時之怒，雲死有餘矣，而竟赦之，雖由辛慶忌叩頭切諫，亦以知理義出於良心，不可泯也。成帝若推此心，施之劉輔、王章，則不改之過，還為盛德矣。成帝在位，直臣亦不為少，章既死，獄不可復生，輔論鬼薪，不聞再用，劉向精忠懇切，如水沃石，梅福、朱雲披心讜論，竝無采納，獨杜欽、谷永之徒，阿諛權臣，乃保寵祿，國欲不亡，得乎哉。

漢紀元年

帝無子，以弟之子定陶王欣為皇太子，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

奉其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為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謝，太子入謝，上左遷玄。

論成帝閻崇公議

太子趙玄之議，世人私情之常也。成帝閻崇之決，禮典制義之公也。自成帝而上，至于三代，入繼者亦多矣，何至紛紛如此之甚哉。聖王之教，素明在下，祇若惟義是比，私情邪見，無自而入焉。故為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及王者之迹息，天下競逐於物欲，舍義趨利，不奪不饜，子為此至於弑父，臣為此至於弑君，當是時而責為人後

者絕私親之顧，彼反得以旁緣不孝之似而責之。顧私親者，至以孝自居，不顧者反陷於罪辟。夫父子子，人道所由立也。立法如此，天下之爲父子者，何由而定乎？

劉向言於上，宜興辟廡，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

劉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已有視聽舉履，皆迷其當，而何以爲禮樂？惟仁者所行皆理。

論劉向之言
采循其本

綱目錄其文

故可以爲禮，所安皆樂，故可以爲樂。此禮樂之本也。彼庠序之羣處，雅頌之聲音，揖讓之威儀，特其具耳。無其本而有其具，則舉此教人，祇益趣之于虛僞之域，不若不行之愈也。

時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太學弟子少，於是增爲三千人。

仲尼天縱大聖，雖不得位，然其至誠之孚，不言之教，風動而雨潤，日烜而雷震者，自非至愚無解，孰不尊而敬之？苟微有知識，固將束脩執贄，而在第

論漢庭徒隆
實觀

子之列也。仲尼豈養而來之哉。元聖厄窮，固無養人之資。設有以養而後能教，亦烏足以見人之心悅而誠服歟。不可與有天下國家者比。有天下國家，則有養賢才之具矣。故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此古之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大夫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為要，則三代教化之實也。今漢庭徒能增多弟子員，以隆美觀。成帝則湛女色，惑燕樂。孔光等則亂經義，獻諛說。忠直之士屏斥不用，政歸外戚。國家將傾，而何以大學為哉。

綱目節錄其

劉向卒

論劉向優於
屈原

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相比，皆同姓之臣，忠言著於當時，文采表於後世，未易判其優劣。以愚觀之，向蓋優於原也。向歷事三帝，前經恭顯擅朝，後值王鳳專政，殺戮忠諫之時。上則正言譏刺，懇懇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豈非德信有孚，周身無闕耶。原則褊介，悻直揭揭，然眾邪之中，上忤君心，下取眾疾，昧於不可則止之道，怨刺強聒，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離騷之作，誠曰妙才。向

所擬効固不能及然論篤是與華藻者乎質幹者乎

孝哀

劉歆序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者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仁義相反而皆相成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論劉歆資不
論學不正

成帝綏和二
年

歆言九流猶仁義之相反而相成也夫仁以親親

一義以尊尊施之雖有等衰發端則非異道故事父孝則忠可移求忠臣則於孝子未聞相反之理也曰法則慘刻曰名則苛撓曰墨則二本曰縱橫則妾婦之道是皆五經之棄也其歸豈足要乎儒家者流固脩六藝矣列儒於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脩六藝者無所名家謂誰氏耶何其言之多舛也歆資穎利而不端學該博而不正方之董仲舒豈直相什百之遠哉

綱目錄其文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皆

論劉歆之說
無據

以武帝親盡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臣愚以爲不宜毀，制可斷。大論者以仲尼爲據，則無失矣。書曰：天子七廟，歆謂天子七廟是也。而以七爲正法，以宗爲變，不可常數，則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祖考所當事者，人之至情也。或三廟，或五廟，或七廟，禮之隆殺也。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之宗焉。是爲人子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逆，於禮則違。曾是以爲孝乎。

建平二年

丞相御史劾奏大司馬莽，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請免爲庶人。上曰：勿免，遣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者。

論姦人託正

姦人之欲圖大事者，必託於正。以售其不正。若公道不出乎朝，清議不本乎上，則彼得竊而用焉。召是歸之已，推非歸之人，不能見微者，以爲誠然也。哀帝不勝私情，背違大義，寧負成帝，不忘定陶。冷褒、段猶、董宏之媚，說是從而孔光、傅喜、師丹之正諫不用。於是王莽爲大司馬，先奏高昌，稱引亡秦。

註誤聖朝。次按內令撤去幄座。以抑藩妾。至於避位乞骸。罷政歸第。復被奏劾。遂造就國。於是公卿大夫多以莽爲是。而天下多以王氏爲寃。凡哀帝卽位。于茲三年。莽他未有建明。獨惓惓定陶一事。再黜不悔。在國五年。聲譽日隆。復執大柄。於是用名儒平寃獄。治誣告。黜譖人。以濟其私。革漢爲新。自此始矣。斯乃哀帝行乖禮義。積失人心。倒持太阿而授之莽也。使哀帝抑制小孝。不負大宗。公道出於朝廷。清議本乎人主。政事修理。忠邪區分。雖

元壽元年

十莽將何取。噫。此爲來世之未監矣。上令大司馬董賢私過孔光。光知上意。出門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鈞敵之禮。上聞之喜。

論孔光忝位

孔光以經學爲帝師。尊重無比。縱不能如申屠嘉之摧辱鄧通。猶當明言於上。勿令以幸臣備鼎足。卑朝廷。辱宗廟。則師道粗舉矣。今乃降躬貶禮。如見所畏。拜謁迎送。不敢少忤。光自苟賤可也。如忝位何前。與王根不平。已爲身後之慮。今見董賢有寵。又形媚主之態。先聖不云乎。鄙夫患失。無所不

至又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光何忽遺以及此耶。傳稱其不希旨苟合，不結黨友，豈其少而自強，老而變節耶。

二年

匈奴烏孫皆來朝，是時西域五十國佩漢印綬，漢以為榮。

論聖王專務治內

帝王於中國無事時，鮮不欲開闢土宇，戰師荒外，服前代之所不能服，臣昔人之所不能臣，以為一時駿功，自偉其伐也。若漢武之於西北兩垂，其勤勞費耗，蓋前無古，後無繼矣。苟使匈奴款塞函內，

綱目節錄其文

不相欺玩，亦可以小殺疲弊之耻，而伸侵侮之忿也。然兵行餘二十年，卒不得如志。至于宣元成平，無意乎武功者，乃坐享其成。至若渭上盛儀，單于執國珍，襲冠帶，稱臣贊謁，稽首而朝，是則武帝平生所願欲而不得見者。哀帝之世，漢既衰矣。匈奴烏孫猶不廢禮，西域佩印五十餘君。雖曰中國榮觀，譬猶大木遠條，枝葉尚茂，而蠹生心腹，根榦將顛矣。于是時縱使九夷八蠻，罔不扶服闕庭之下，夫亦何補。是故聖王專務治內以固其本，不勤遠

略而忽邇圖。其慮深矣。

孝平

光祿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以莽專政，乞骸骨，莽優禮遣之。

論王莽之事
尚有後人不
及者

莽之事無足言矣。然尚有後人所不能及者。彭宣耻與竝列，乞骸而去。纔免就國，申屠剛破其抑絕，衛氏纔罷歸田里，孫寶沮其稱頌功德，纔坐免官而已。逮龔勝、邴漢辭位，又皆優禮而遣之。未嘗更諷司隸舉劾，加以他罪而重流放也。逮德下衰，險

三年

微愈甚，曾莽之不若，亦可悲矣。

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常隔絕之。長子宇懼禍，與師吳章議，章以莽不可諫，可懼以變恠，乃夜持血灑莽第門，吏覺發之，莽殺宇，腰斬章，章弟子千餘人，獨云敞抱尸歸葬之。

論吳章見拙

漢惟以假借母家，以至於亡，歸政衛氏，與不歸政，非漢之所以存亡者。吳章之見亦拙矣。借欲諫莽，獨無經典可據，理義可陳，乃欲為變恠以驚懼之，其僻陋如此，不知章之所以為名儒，致弟子千人。

者、以何道乎、章之教字、禍矣、敝之事章、可為弟子法也。

莽起明堂辟廱靈臺

明堂辟廱靈臺、雜見於孝經、孟子詩與禮記、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後世紛紛之論、所以起歟、然以理考之、先王舉事、動可為憲、必不如後世之妄作爾、王者向明而治、古之堂、今之殿也、孝經以為宗祀之所、孟子以為王政之堂、然則是人君之路寢、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王者見羣臣、覲諸

四年

論先王舉事與後世妄作不同

經日節錄其

侯、頒朔布政、皆於是焉、故曰欲行王政、則不可毀也、齊何以有明堂、僭也、人謂宣王毀之者、俾革其僭也、孟子語以勿毀者、教使行王政也、則何以於之宗祀乎、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饗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于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王向明而治天下也、武帝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于明堂、此義類也、是明堂之說也、後世紛紛皆扭於劉歆

世室重屋之載。呂不韋青陽總章之比。是可信乎。靈臺則孟子與詩言之白矣。獨辟廡未有明其義者。以詩考之。其義自明。靈臺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鼗鏞簋業莫不均調。於此所論之事。惟鼓鐘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廡而已。辟君也。廡和也。古人用字通而不拘。鄭康成解雝雝在宮爲辟廡之廡。故知廡與雝同。人君有和德則天地萬物應之矣。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廡。無思不服者。亦若此而已。王制紀天子之學曰辟廡。諸侯之學曰頌宮。

未知何所本始而云然也。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終之。胡爲勦入學校之可樂。與鍾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伐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天維辟。下章曰鎬京辟廡。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則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知泮宮之爲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以爲一篇之證。

則末矣。王制起於漢文時，諸儒刺經而作。然則其失已久。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廱，取則於此。是周時辟廱，又異乎養士之庠。若有兩太學者，必不然矣。

孔光薨

五年

論孔光不忠不孝

王莽篡漢，雖人主失柄，姦計得立，然始終成就之者，孔光也。光受知三朝，位冠百辟，知莽造飾偽行，內懷姦心，而舉以爲大司馬、領尚書事、文武二柄，悉以授之。一罪也。受莽尊事，貴其子壻，傳道意旨，

一一奉承，上奏於朝，莽白行之。二罪也。稱莽功德，可比周公，宜告祠宗廟。三罪也。莽納女爲后，光率大臣卜筮，乃言卦遇父母得位。四罪也。及王舜奏言：天下皆向安漢公之化，蜀郡男子輟訟而退，方之文王、虞芮之事，大告天下。光乃稱疾避位，迄無片言五罪也。廷臣名重，無如光者。光尚如此，誰復敢違。致莽晏然不降階序，受圖握璽，光之罪不可湔矣。光父烈君，當漢元時，力辭相位，遠識高風，不忝聖人之後。至光而墜之，是光事漢則不忠，承家

則不孝。當年後世咸以名儒歸之。顧稱其謙恭畏慎。削藁不泄。以爲盛德。是猶愛鉛刀之不傷手。而不責其無斬蛟斷蛇之利也。其何用乎。

吏民上書請加賞。安漢公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論八使巡行以誘愚民

世亦恠莽何能致百姓譽已如是之衆也。曰民雖愚而神。雖神而愚。以其神也。故不可強。以其愚也。故亦可誘。姦人知其可誘也。於是遣八使巡行。名曰覽觀風俗。而上書者疊疊至矣。而不知民之不可強也。兵甲四集。社鬼不祀。而誘民之詐窮矣。

莽奏爲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

讀史至此者。莫不嗤莽之造僞而笑之矣。以獄訟屏置他舍。而曰獄空。縱遣功殺之徒。而曰無盜賊。餓莩滿野。縣邑比虛。而不以旱報。恐太平之世。未免有此。是口笑莽所爲。而身履其事。淪胥於莽而不自知。亦獨何哉。

莽始建國元年。策命孺子爲安定公。中傳將孺子下

論笑王莽者不當身履其事

論漢群臣皆亂臣

殿北面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

或問臣有幾曰聞孔子言大臣與具臣矣稱具者鄙之之言也然而弑父與君則亦不從豈易得哉故聖門高第季路冉求乃克當之下乎此者其將何名不能不從弑逆之事斯則亂臣已矣以漢朝觀之奏請宰衡位諸侯王上者羣臣也奏請安漢公踐祚者又羣臣也奏云劉崇等反以攝皇帝權輕者又羣臣也奏進封攝皇帝子孫爲公侯者又羣臣也列奏示卽真之漸者又群臣也莽位既定

中傳將孺子下殿莫不感動者又羣臣也臣乎臣乎於斯時也何以羣爲乎愚故纘而出之以爲世戒云

以太鴻臚府爲安定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至長不能名六畜

甚矣莽之愚也其孩弄當世則自以爲智矣天下未有無君之時使嬰也長大一無所知不足虞慮獨無他人乎前四年詔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則漢

論王莽之愚師呂政

室宗支。可謂衆矣。若天命在漢。此十餘萬人。可盡殺耶。縱可盡殺。天下未有無君之時。猶天未嘗無日也。安能逆閉其塗。而我常爲之。嗚呼。莽之愚。其以呂政爲師者乎。

莽曰。古者什一而稅。則國治民富。秦廢井田。是以兼并起。又置奴婢與牛馬同闌。謬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今更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曰過一井者。分與九族。敢非聖制。投諸四裔。

論王莽不可
行仁政

井田良法。致治平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爲公。視民飢寒。猶在乎已。故均地利。以予民。不專其奉。加以公卿諸侯。選賢舉德。共行此道。持以悠久。故法立而弊不生。維持千有餘年。董仲舒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而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爲兼并。未有以異於秦也。夫自爲兼并。則何以使民之不兼并。又况莽賊盜有神器。據府庫之盛。猶未饜足。多爲術數。以罔民財。顧欲行唐虞三代分土養民之良法。是桀能施仁。而跖可責禮讓也。不亦

遠乎天下田而以已姓包之曰王田其心為如何民以為如何雖然井田萬世之良法不可因莽而指為不可行也如謂賣買奴婢與牛馬同闌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是亦仁政所當先者猶不可以陽虎而廢仁富之說也

三年
莽以安車迎薛方方辭曰今堯舜在上下有巢由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強致

行可危也言亦可危也危者高也言可孫也行不

論薛方危行
孫

可孫也孫者卑也可以高言而卑下之是為諂也而孫非諂也可以孫言而高大之是為亢也而危非亢也若薛方者其危行而孫言者歟故君子稱其明而譏子雲之不獲其去也或曰然則子雲美新之作阿衡之比非孫者歟曰其行當危而不危則其孫也亦不能中節矣班固乃謂清節之士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彼方絜已遺汙矯正羣俗其有補於名教多矣何名為無益於人耶

楊雄卒

弘孝天曆五
年

論楊雄有三
大節可指

子雲賢者也而有可議者論語乃孔門弟子記諸善言誠有是人相與問答也法言則假借問答以則論語且又淺近特甚有不必問不必答不必言者此一事也易更四聖人而後備畫之足矣恐世之未達也則有文言大象小象繫辭之作上下千餘年聖人不得已也太玄則艱深其語以擬周易而無補於易千有餘年學者廢而不講此二事也雄之言曰天收其聲地藏其熱觀雷觀火爲盈爲實蓋以數知事也先與董賢同官後又臣事王莽

黽勉遲留至有美新之文投閣之耻何其懵然不智耶是三者乃雄學行之大節而可指如此或者乃疑孟子而尊子雲孟子蓋如青天白日無可疑者而乃疑焉則其尊子雲者蓋亦不能識子雲也其淺近豈不有甚矣夫

漢帝在史
元年
道士西門君惠謂將軍王涉曰讖文劉氏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國師公秀謀劫莽事泄秀涉自殺

論劉歆漢之
亂臣向之賊

劉歆博極群書先知識文自成帝時已更名秀冀

以應之豈非董子所謂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者耶既羽翼賊莽革漢為新又與莽通婚富貴兼極乃欲圖莽以遂其志人而如此亦犬彘不食其餘者矣先儒謂周禮非全經乃六國陰謀之書欲以亡秦而歆又補綴附會以成之凡莽所以勞弊精神困苦天下征財斂怨泥古召亡者此書之用十居六七而歆當國師之號則知莽受教而為之也總歆行事是謂漢之亂臣向之賊子而前史顧以父子異同品之何其昧於輕重之甚哉

更始諸將攻王莽殺之誅嚴尤等

論王莽欺天欺人

莽之臣無足云者就其間擇之惟唐林公孫祿桓譚郅惲費興田况數人而嚴尤其最也人孰不有才用其才之為難孰不能事人能得所事之為貴尤也材氣不群策畫皆驗而不見庸卒以誅死惜哉此數人者不能自悲而失身於莽也評尤者曰豈不知莽之必喪獨裴回而安待非矣責尤不當仕莽可也既已立乎其朝貴為將相乃欲臨難脫身自免是重罪也故范升說王邑馮衍說廉丹意

欲使之圖莽者。二人不從。寧爲莽死。蓋與尤同意也。因是而論莽曰。聖人之於仁。如水之濕。火之熱。雖欲不如是。不可得已。所謂利仁而行者。則異乎上智矣。所謂假仁而行者。則異乎中人矣。小白重耳。假之深者也。王莽假之淺者也。莽始者折節砥行。以厲言正色。矯行直道。交結賢俊。招引聲譽。掩四父而出其右。視漢庭如無人焉。未聞有見幾君子。逆照其姦者也。及排斥定陶。先罷歸第。次遣就國。離權失柄。荏苒五年。外雖竊名。中乃追悔。七得

復用。於是改前日所爲。忤恨者誅傷。比周者登進。專爲身計。惟恐失之。浸及異謀。終於夷覆。本未前後。幾類二人。貪利無饜。至於篡奪。福不盈眦。臭遺萬年。自古亂臣賊子。共由一轍。終不戒也。悲夫。或謂莽旣得天下。諸侯賓服。四夷不侵。英雄豪傑。潛伏未奮。若能因漢制度。持循弗失。一切安靜。不爲紛擾。亦何愧於逆取而順守者。則天下固且爲王氏有矣。曰。逆取順守者。先儒失言。無是道也。湯武之事。孔子固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名爲逆哉。旣

曰取之或可以逆則亂臣賊子弑父與君自古以來何爲必討而不赦哉况莽全用詐謀誑耀海內下則欺人上則欺天以此得意一時若又永係長世不罹禍敗是無天理矣

二年

大司馬秀收王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王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天子自安

論光武明識
大度

天下大物也非量淺器不宏者所能舉也光武討王郎時勝負誠未可必諸將旣或與之關通則不願蕭王之捷者良不少矣非光武明識大度置而

不問文書經目知其姓名言語縱不形之辭色左右前後孰不懷疑人心一搖雖河北亦且不保况帝業乎此觀於乃祖季布雍齒之事能自得師不待人贊勸而喻者也或乃挾人陰私搜剔記疏稍涉疑似株連蔓引鍛以獄訟加之惡名如魏武之於崔琰楊訓者方之世祖得失爲如何

蕭王徇河內太守韓歆降

光武旣出如日東升有目者可以覩矣歆不降何待然爲更始守要害郡初不陳詞布義有去就進

論光武薄韓
歆爲人

退之文。金鼓一傳。卽遂屈服。身與城守。莫繫重輕。光武雖得河內心。亦薄其爲人矣。于後致位三公。證歲饑凶。指天畫地。不能動聽。以至自殺。其有以夫。若鮑永則異乎此矣。

漢光武建武元年
蕭王北擊尤來大搶五幡。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王僅得免。歸保范陽。初軍敗。或言王已歿。衆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有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乃定。

論光武乘勝
輕進

反爲一賊所敗。其失云何。在乘勝輕進也。夫城守而開門者。雖有百萬之衆。不敢入。行師而遇伏者。雖有韓白之將。不敢過。若狃於戰勝。忽敵而追之。鮮有不敗者。此趙克國所以徐行而驅之。老將持重。蓋知此也。然則王遽散兵。歸保范陽。何也。曰。此光武所以善敗也。始因輕進。以挫吾銳。旋卽匿形。以張敵心。此賊之所以可滅也。方軍中之不見王也。吳漢曰。王有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嗚呼。使隘心忌衆。如李存勗輩聞此言。漢必不免矣。

東漢紀

世祖光武

建武元年諸將固請上尊號王未許會有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復請王乃即位

論光武信符命亦盛德之累

光武舉兵何為也哉始則為宗社復讎除去王莽既而兄續遇害更始稱尊人心不歸天下失望英雄材智雲合景從河北既平雒陽將下諸將奉上尊號光武辭避亦已再三於是焉而即位縱微赤

伏符孰以為不可何必見符命然後決計乎正使符命有劉秀之文固已當之又何必按據以為受命之徵也其後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諸符讖逮眾情舛望纔減其一而王梁尋坐罪廢讖言安在嗚呼以英睿剛明之主親見王莽信尚奇恠而躬自蹈之其為盛德之累亦豈少哉

宛人卓茂哀平間為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名冠天下當受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氏曰光武初即位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也

論光武光復舊物享祚久長不止封卓茂一事

世祖之所以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者非止此一事也尊賢下士寇恂以此說耿况矣所到不虜掠馮異以此下苗萌矣僚屬從事一如舊章識者以此屬心矣黜陟官吏能否除王莽苛政河北以此喜悅矣平王郎燒棄文書反爰以此畏服矣命將不必屠城略地要在平定安集之赤眉以此破散矣泛觀建武政事咸有思而無斃此所以光復舊物

享祚久長也若方用兵征伐之時他善不著獨封一循吏遽可成功此近於迂儒滯見非尚論之達觀矣如漢高約法三章則其時多寬大之政唐太宗首戮佞人則終身有從諫之美譬猶天球一擊而無琴瑟鼗鼓柷敔笙鏞相與應和則蕭韶亦安能獨終九成之奏哉

諸將圍洛陽朱鮪堅守不下帝以鮪所善岑彭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白帝帝曰舉大事者

不忌小怨。鮪若降，官爵可保。河水在此，吾不食言。鮪乃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論光武怨李軼甚於朱鮪

李軼、朱鮪同殺劉縯，光武以計誅軼而赦鮪封侯，何也？初更始信諸將言，疑縯，軼遂與新貴合。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及更始陳兵收劉縯，軼、鮪勸并縯殺之，而鮪自陳大司徒遇害時與其謀，是則軼之可怨重於鮪也。光武既誅軼，則亦可以釋怨矣。使無軼而鮪獨害縯者，光武處之當不若是也。

二年

論鄧禹封侯元功

封功臣梁侯鄧禹等。

光武起南陽，破莽軍，功無與二。更始稱帝，尋授以兵。光武遂自雒陽專征河北。鄧禹雖與帝同鄉曲，然親非有里閭之恩，師友之分，踈非有游談之助，援手之先也。蕭王之至鄴，鄧禹杖策追及，從容畫計，不如子房。險難出奇，不如戶牖。餉食補卒，不如蕭何。攻城略地，不如曹參。纔一將兵入關，又爲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顧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無貶詞。光武何取於禹，而禹何以致之也。曰：禹初

見帝時。勸帝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語者。自李通耿弇賈復吳漢皆未之嘗言。且任使諸將。各當其材。此固高出諸將之右矣。一日帝披輿地圖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是又非諸臣所能及。雖伊周之徒。啟告其君者。不過如此。嗚呼。此光武所以深知。而禹之所以自許者乎。以此而圖形雲臺。藏名太室。爲東京元功。真可無愧矣。

論光武皆簡
建置

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功臣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

古之亡國。皆以無道。帝言是也。未聞以地多而亡者。則有中否焉。先王分土三等。自百里而殺。柄制輕重。足以有邦。小則財賦甲兵。亦能自守。大則禮樂征伐。不得僭行。自唐虞迄三代。襲爲成法。漢初旣不能復。光武再造。宜稽古以有爲。因丁恭之言。詳立善制。而又率意所欲。苟簡建置。且是時以功

論光武立郭
后之誤

勲錫茅土，豈皆有道之人耶？土宇旣廣，所入旣厚，滿而不溢，誰克臻茲？故聖王之法，必關盛衰焉。帝以陰貴人性寬仁，欲立爲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不肯當，乃立郭氏爲皇后，子彊爲太子。

陰氏之納，本帝所屬心，郭氏之爲夫人，蓋不得已耳。况陰氏又在先，耶陰氏雖以郭氏有子而讓，帝原初心，論先取貴有德，思不得已之意而立陰氏，郭亦何由生怨？而他日廢立之端，息矣。光武明略，筭鮮遺策，而獨誤於此，惜哉。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過潁川，謂左右曰：我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敕屬縣盛供具以待復。一人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歸。復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復先在坐，欲起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極歡而去。

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藺者，非也。廉藺之釁，先起於頗，相如降心，頗卽引罪，此所以爲賢也。賈復不戢部將，殺人他境，寇恂戮之，天下之惡一也。

命賈復不如此
意

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蓄忿欲手刃之逮至帝前忿猶未解殊無責已訓敕不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恂則得矣復豈可與廉將軍班也帝當先以曲直曉戒使復慙謝然後開宴慰勉之聽其歡釋則尤善矣

馬援謂高帝無可無不可

無可無不可孔子自謂之言也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折而求其義設有人焉離世絕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美亦孤介一隅

論馬援小嘗
考仲尼微旨

五年

之士耳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美亦委隨苟合之人耳謂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謂聖人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而行之實未易蓋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非可以淺心小智窺非可以常才近用到也古聖人有同是道者堯舜文王而已矣後世欲狀人之通儻不泥者必曰無可無不可窮究要歸則纔足謂之無不可耳援亦稔於衆所常談未嘗深考仲尼之微旨不

足恠也。學者則不當爾矣。

大司徒侯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不及以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凡人致位公卿，固鮮以薦進人才爲事。其有能旁招遠取，列于庶位者，往往以常情待之，或各人望士，則度其志在於用也。或故舊所識，則以爲有求於我也。苟命以官，榮以位，斯足矣。吾固無求於爾。

論閔中叔慨然
以身爲辟士
之法

爾亦默默不必強聒于我也。寧復有諮詢之意，求益之心哉？閔仲叔慨然以身爲辟士之法，明士之從召者，非必皆爲利祿也。其所以警動多矣。

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東海王良、山陽王成，至京師。

美哉光武嚴陵君臣之際也。高平范仲淹論之曰：光武於是時當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子陵於是時當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

論光武嚴陵
君臣之際

武之大也。先君子有言，自古創業垂統，與增光前烈之君，待遇臣下，恩禮雖一，然嚴威儼恪，常施於爪牙介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巽謙屈，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勵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漢高祖立，能召齊王田橫於海島之中，而自恨終身不能致四皓；世宗倨見大將軍青，至於汲黯奏事，或時不冠，則走避帳中，使人可其請。光武制御功臣，不少假借，而詔徵處士嚴光等，或陛見帝庭，伏而不謁，或使者再聘，不

肯就車。雖博士范升有誇上求高之奏，帝不以爲然。各從所志。夫此三君，內平四海，外讐百蠻，可謂英雄豪傑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行於暴秦，強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行於匈奴、西域、朝鮮、兩粵，而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行於尋邑王郎、赤眉、銅馬、隴蜀之君，而不行於嚴光、周黨、王良、王成。惟公孫述獨能行之。述招聘李業之流，怒其不至，或劫以兵，或飲以醪，或械其妻子，疑若最能行其威令矣。然述之威能行於李業而不能行於吳漢，何也。

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
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反是道者。難乎免於
亂亡之禍矣。先儒或因呂望同載之事。而論子陵。
謂聖賢遇合。蓋自有時。潔身亂倫。非所取也。此未
足爲知光者。王良友人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
位。何其徃來屑屑。不憚煩也。嗚呼。雖爲良故人。發
此言。其所箴亦衆矣。惜乎史失其名。其賢矣哉。
建武六年。詔曰。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今戶口耗少。而
官吏尚繁。其令省減。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

十置其一。

論光武知人
生繼天之職

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不
惟逸豫。惟以亂民。亂之爲言。治也。治民之亂也。堯
舜及三代。令王與後世。仁明之主。未有不由斯道
者。惟不知所職。無意乎民。則疾痛冤苦。不以關心。
又爲虐政暴賦。以殘之。其事固多。而尤甚於不爲
官擇人也。以讀書干祿者。設科場。以官人。以爲子
孫計者。許任子。以官人。以胥史積勞。而官人。以推
廣恩寵。而官人。以入貲粟。而官人。以納交貴勢。而

官人以聚斂而用掊克者，以不欲聞過而用諂諛者，以快怨讎而用讒誣者，以樂攻戰而用殺伐者，以好遊畋苑囿而用捷給者，以務爲無事而用關茸嵬瑣罷軟不勝任者，於其間又隨人欲以奉親養疾婚嫁生理便不便爲請者，如此十餘條，其何所爲耶？其爲民耶？其爲身耶？儻曰爲民，則此十條民所甚病，儻曰爲身，則稽之經訓，驗之往事，凡爲是者，不爲致治，祇以召亂也。然則人君可不深致意於斯，以此十餘條之人，俾爲守令，行勸課農桑

蕃息百姓之政，猶食饗之禮，姑設大羹玄酒以爲不忘本始之美觀，而厭飫飽足者，自繫乎窮口腹之欲，備鼎俎之奉，豈爲禮哉？故王莽建諸侯千有八百人，附城之數亦如之，俸祿不給，取足於民，立召土崩之禍。光武初起，若拘滯俗見，必曰當不吝爵祿，收新附之心，不當省約員位，失士夫之望也。卽位旣六年矣，天下向平，是又常人欲增修文物，紛飾治具之時，而乃獨見遠覽，併縣國，損吏員，其後文書調役，亦從減省，天下晏然，不知勞擾，猶畜

七年

論光武修己
格天

魚而裕其水、牧羊而豐其草也、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矣。赫然中興、不亦宜乎。又按此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卽詔以往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收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嗚呼、人君意在斯民、則其見効之速如此。此孟子對齊王所以有不爲之論也。

日有食之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日食有常度、光武豈不知也。而仰畏謫見、深自抑損、行人君所不肯行者、可不謂聖乎。常人之情、鮮

不誇已造大、縱不自形於言、聞人譽之、亦終不惡也。所以然者、非內不足、則識量狹爾、曾不思過情之譽、於我何加。今夫斥松爲櫟、貶之過矣。然於松則無損、崇蕝爲蘭、稱之過矣。然於蕝則無益。故君子自修而已、有其實者、名必歸焉。伊尹、周公、人臣之師、士有大志者、固以是自期也。然人謂我曰、子伊尹也、周公也、則歉然而辭之、歟。抑偃然而居之、則歎歉然而辭者、其心未爲不仁也。偃然而居之、則羞惡之心亡矣。夫伊、周、聖人也、而我冒之以自張、

亦嘗以彼所行而參諸已耶。果天民之先覺耶。果有動罔不吉之德耶。果能格其君縱欲之敗耶。一夫不獲果如已納之溝耶。厥后未爲堯舜。心果愧耻耶。果能多才多藝而不驕不吝耶。果能吐哺握髮以來天下之士耶。果能思兼三王。憂其不合耶。果能膺戎狄遠犀象以寧百姓耶。果能制禮作樂。頒度量耶。天下大服耶。反求諸已。苟一物不稱。則伊尹周公之名。非我所敢當。與其如王莽以周公。况已不若霍光。不聞有伊尹之爲質也。輔弼大臣。

誠明此道。則能交修君德。使君亦不自聖。欲天下不治。不可得矣。不然。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鷓雄。詩人所以譏衰周之君臣歟。夫聖者無不通之稱。聰無不聞。明無不見。思無不得。動無不中。言必可道。行必可法。貫三才。備萬善。至神妙物。與天同功。詎可輕易而居之。秦漢之君。實則不至。乃多侈心。行義寡薄。而曰聖德。謀猷乖謬。而曰聖謨。苟有小益於時。而曰聖功。光武蓋稔聞熟見。而羞爲之。故因日食而下此詔。其所以修已格天。超出百王之表。

可爲後世法矣。

帝與鄭興議郊祀，欲以讖斷之。興曰：臣不爲讖。土怒曰：卿非之耶？興皇恐曰：臣未之學，無所非也。

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者也。易道旣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竒中，故分流別派，其說浸廣，要之各有以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夷考其行事，蓋儒流之英

論光武蔽於讖文

傑也。何乃蔽於讖文，牢不可破耶？王者父天，故祭天子陽位，報本反始，所必當爲者。但承秦之後，古禮散亡，漢家舊章，又因莽廢，則宜詔學士大夫考古定制，奉以周旋者，讖何爲哉？讖何爲哉？鄭興身遇明君，當極論其非，以解主惑，一被詰責，遽出孫言，君子非之。

十二年
諸將大破公孫述，帝欲其降，詔諭之曰：今若自詣，則宗族可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

光武於叛亂劇賊，或自擊滅，或命將討平之，文誥

論光武待隴蜀盡誠

之詞鮮矣。惟待隴蜀二方，曲盡誠意，當其垂亡，尚頒詔諭，非囂述執迷不返，亦不窮竭兵力，必禽之也。光武真仁者哉。

十三年

功臣鄧禹等，皆以列侯奉朝請，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竝不用。

論光武命官
倒置

二十八將之中，平時專以攻城略地，善戰鬪自名者，既偃甲兵，是誠不可使臨民而受政也。若鄧禹、賈復、寇恂、朱祐、祭遵、卓茂之徒，則皆公輔之器，宜為宰相。平章大論，乃一切待以功臣，不復任用，諸

編目節錄其
文

人雖有經國遠猷，不在其位，豈敢自陳耶？又後漢三公，乃成周六卿之半，聞三公無其人，則以冢宰兼師保之任矣。未聞使司馬司空司徒而居坐論之職也。且既名之為公，雖六卿之長，所治不得班焉。反以百官有司叢脞之務，責之，是漢朝有事而無政也。豈非倒置之甚耶？且以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為三公者，莽制也。而光武不知革，安在其嘗受尚書乎？

大司徒韓歆好直諫，於上前證歲饑凶，指天畫地，言

十三年

論光武之失
八五條

甚剛切。帝怒，免歸田里。復遣使責之，歆自殺。

歆為大臣，面折庭爭，職也。然於君父之前，指天畫地，以信其說，則過於直矣。光武苟能康色受之，不亦美乎？斥使去位，罰已甚重。又宣詔責之，是不欲我殺之，而欲其自死也。彼聞詔而死，亦何異於我殺之哉？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而光武不亡，何也？曰：光武躬討亂賊，立君臣之義，克復舊物，盡子孫之孝，變亂為治，以致隆平，功既高而德亦厚矣。故雖過於韓歆之戮，未足以傷其大全也。且在位三十

三年，詳考其失，不過八九條。封子密，廢郭氏，移太子，殺韓歆，斥桓譚，貶馬援，信圖讖，行封禪，黜呂太后而已。雖眾美盛多，然此八九條者，亦深為仁明之累，不若俱無之為善也。是故行無不善而後王道備，稱聖人矣。

大司徒歐陽歆坐前守汝南，贓罪千餘萬，下獄。歆世受尚書，八世為博士，諸生守闕求哀者千餘人，竟死獄中。

學貴乎行也。歆為二千石而有贓千餘萬，不知世

論光武之失
歐陽歆所以

傲有位

十七年

論李子春非
昭乎君之比

授尚書傳而習之者在書一篇何等也汗行莫重
乎竊賄國法莫嚴乎主賊故歎雖八世為博士諸
生求哀者數千人而帝終不赦歎誠不足恤所以
深警乎有位非不恕也

懷縣李子春孫殺人懷令欲殺子春趙孝公良寢疾
上臨視問所欲言良曰素與子春善願乞其命上不
可良薨帝追思良乃賞子春

昔武帝既許隆慮主入錢千萬豫贖其子死罪已
而恐上無以見高帝而下負萬民遂食其言斷則

斷矣曷若初以曉主不為輕諾之無憾乎孔子曰
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光武監之故拒叔父良
之請而李子春竟得免死者其孫殺人非昭平君
殺傳之比也處事若此何善之如

帝置酒燕宗室諸母相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
款曲惟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笑曰吾治天下亦欲
用柔道行之

君道則天而不可過於剛故不耀威武不峻刑誅
降心以受言溫恭而接下凡此所以濟其剛也臣

論光武剛柔
以時

道則地而不可過於柔，故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君不義則必爭，道不合則必去。凡此所以濟其柔也。此所謂天道下濟，地道上行，上下交而其志通。君臣之正理也。若君一於剛，臣一於柔，則驕亢暴戾之勢行，卑陬阿曲之態生，而君臣之理亂矣。光武爲布衣，憤憤懷復社稷之慮，旣平賊莽，又值羣盜四起，焦思勞體，以屈衆智。東征西討，得隴望蜀，至於混一而後已。非剛德則天下何能致此。然性傷嚴急，政尚迫促，致日月失行，下飾詐僞。朱浮以此

諫於前，鄭興以此諫於後。又使司隸督察三公，而陳元復陳寬大之說。以王莽罔密爲戒，帝皆納用。自是留意柔克之政，而有柔道行之之言。所謂知柔知剛，惟其時物，濟其不及，以泄其過。無過不及，以趨於中。情性旣治，王道成矣。使光武於尋邑南伐，王郎僭號，芳步躑躅，隴蜀不賓之時。一以柔克待之，其不爲人所禽也幾希。夫過剛固非全德，然君而不剛，則失馭臣之柄。或垂拱仰成，無所可否，或重違其意，黽勉順從，或爲宴樂聲色，玩好所移。

而不復省察。或爲强大形勢利害所脅而不敢進。退陽剛方屯。正當取法乾健。乃又從而諷以光武柔克之事。尚謂吾君恭已。撝謙爲未足也。亦以異乎朱浮鄭興陳元獻替之忠矣。

九年
張純朱浮奏議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四親廟以先帝四廟代之。戴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宣元於太廟。成哀平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論光武異於
宣哀過舉

建武二年。始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明年立四親廟于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至是張純朱浮戴涉請除四親廟。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乃詔祀昭宣元於太廟。成哀平於長安。春陵節侯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守令長侍祠。此光武中興之廟制也。夫孝成而後三世無嗣。王莽篡時。漢祚旣絕。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一聞

綱目節錄其

純等建議斷然從之曾無留難章陵四祠蔑有異等彼何所為而然耶寡恩之譖既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議又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宣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

郭后既廢太子彊不自安數懇上願備藩國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重久違之其以彊為東海王陽為皇太子

論光武違道

夫婦天倫也妻而失德可黜乎口可古之人有行之者仲尼是也則如刑家何曰可黜者謂失德之甚者也父子天性也子而不肖可廢乎曰可古之人有行之者帝堯是也則如義方何曰可廢者謂不肖之極者也失德未甚不肖未極則聖人處之亦未至於絕也郭后寵衰怨懟亦婦人之常態而太子彊過失不聞於中外光武以是焉黜而廢之違道多矣而謂我無所左右者豈其然乎且陰郭二姓皆非貴族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

綱目節錄其

讀史管見

卷之三

四

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也。借如立貴者，彊非后子乎。蓋不若於義，故不得於言。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則是非得失之分，不待辯而自明矣。

太子舅陰興禮賢好士，門無游俠，與張宗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與張汜杜禽厚善，知其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世以是稱其忠。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惟克治私心，務契公理。

論陰興茲事
百世之師

者能之，君子而從事此道，其可以爲世宰衡。司人主黜陟賞罰之柄矣。愛而不知其惡，則爲欺爲邪，爲盜爲亂，時所鄙棄。鬼瑣恣睢者，莫不得愛而富貴尊榮之。憎而不知其善，則爲賢爲智爲忠爲直，衆所推稱。傑特英發者，莫不取憎而貧賤僇辱之。天下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惟善人惡人用舍是繫。若愛憎如此，雖伊尹周公無救亂亡之禍矣。嗚呼，陰興貴戚也，茲事則百世之師也。

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廢，稱疾不朝，強起之爲司徒。

二十年

固稱疾篤，乃止。

以官有常職，論之。皇后廢興，非宮傳所當知，以事君之義言之。天子以失愛而廢后，雖具僚猶當諫。又况母愛則子抱，巢傾則卵覆，此張湛所以身居羽翼之任，當郭后之廢，即不欲仕歟。然則不諫何也。度光武之意，不復肯回也。稱疾去官，不以三公疾其義。張湛有焉。

劉昆

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之叩頭，火即滅。後守弘農，虎負子渡河，帝異之，拜光祿勳，問何德而致對

曰：偶然耳。左右皆笑。

論劉昆之言
朴而文淡而味

物象之應，或嘗以是致之，或復為是而不能致，蓋難必也。以為必可致，則妖恠而近誣，以為不可致，則感格之理息矣。且歲有水旱，或祈而得之，或禳而去之，鮮不裕然自足，以為精誠所致者，蓋未知劉昆偶然之對也。其言也朴而文，淡而味，君子哉若人。

武陵蠻叛，馬援請討之，帝愍其老，未許。援被甲上馬，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遂遣之。

二十四年

人臣用舍進退當於義則已矣。援得事世祖既二十
十年，自用人論之，位不稱才，爵不酬忠，光武非簡
賢者，必以其女爲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
任也。自致身論之，鋤先零，守隴西，出塞漠，平交趾，
劬勞鞅掌，亦旣勤止，固非尸祿素餐無報效者。然
年齒衰暮，旅力旣愆，則可以乞身于君，告老而去。
馬革裹尸之志，雖曰壯猷，不幾於馮婦之所爲乎？
卒使讒言得行，主眷不終，此君子所以貴於時行
則行，時止則止也。

二十五年

初馬援在交趾，還書戒其子弟曰：杜季良豪俠好義，
吾不願汝曹効之，効而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季良
者，杜保也，與梁松竇固善，會有言保爲行浮薄，亂羣
惑衆，馬援萬里還書，以誠子弟，而松固與之交結，扇
其輕僞，敗亂諸夏，帝責松固二人，叩頭流血，得不罪，
保坐免官，松由是恨援。及討武陵，有兩道可入，耿舒
欲從充道，援欲進壺頭，上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
守隘，不得進，會暑甚，士卒多死，援亦病，舒歸罪於援，
奏援遲留失利，上使梁松乘驛責援，因代監軍，會援

卒松因是構之上大怒遣收援印綬援妻孥皇懼不敢以喪還

論光武智有所困

梁松坐馬援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驛責援代監其軍獨無他將可遣乎何慮之不精也且援請營壺頭耿舒請從克道兩事俱上帝從援策尋復聽舒咎援失利誣陷之言又自松口帝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舉屢失事宜得非春秋既高智有所困耶不然有臣如援而不保終其為君德之累豈小哉

綱目錄其文

二十六年

初作壽陵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壠同

論光武明達

樂生惡死者人情一也惟聖賢則無貪戀之心知生不可益死不可免故也或者欲益生而免死所以亂於禮也漢世天子即位豫建陵廟唐已不能及矣光武幸南陽宗戚丐復十年帝曰天下至重日慎一日敢望許久耶及壽陵初作即有迭興之念此皆理所必至而人所諱言者明達如是宜其未終天祿享國久長也

綱目錄其文

上問誰可傳太子者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宜用天下之賢材帝稱善即拜佚為太傅桓榮為少傅

論陰識之賢可用

張佚之對述疏廣之意耳謂太子當師友天下英俊則可矣而陰識自賢舅也惟賢是用不以親廢參置眾正豈不尤善桓榮蓋亦受經飾行之士知道則不也是亦夏侯勝之徒歟勝曰士患不明經苟明經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榮陳其印授車馬誇示諸生曰今日所蒙稽古力也嗚呼明經而取青

紫稽古而得印綬自兩漢名儒已為此言聖門大學曾無識者舍此從彼流弊益深可勝嘆哉

中元元年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九之後會命岱宗乃召梁松等按讖文言九世當封禪凡三十六事於是東巡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羣臣從用樂如南郊事畢御輦登山更衣晡時升壇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澮天子以寸二分壘親封之訖再拜下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臣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

論光武事夫

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以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有緯書，識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矣。登封之事，原本於柴燔而失之者也。詩書紀巡狩而柴者，記所謂祭天也。至于岱宗，陟其高山云者，記所謂因名山也。有山則因以爲高，無則于郊而壇，其義類一也。又有大事而告于上帝者，武王克商始有天下，故柴望而告也。舍此則瀆矣。記以饗帝

于郊，與升中于天爲二事，則傳者之失也。然則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略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故前世論登封者，莫善於許懋，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陷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且世祖享國至是已三十年，四垂無虞，中土寧謐，其心浸滿，是以告功皇天，明示得意而不自知其多失也。不法唐虞三代而法始皇武帝，一失也。按識文九世當封禪，則孝成之世，今乃自

綴於元帝而削去成哀平三君。二失也。玉檢祕文人不得見，是必祈求永年。三失也。前年拒羣臣之請，謂百姓怨氣滿腹，吾欺天乎。豈有治天下三十年民怨未除，纔後兩歲，卽已歡洽。此四失也。勅戒郡縣有上壽稱美者必髡。今屯田詔墨未乾，乃自令梁松等討論故事。此五失也。奉高后配地祇，未幾黜降廟主，歸于寢園。此六失也。卽位改元，終身不可改，而又改之。此七失也。凡此七者，人君舉動之大節，而疵病如此，惜乎光武勇智出倫，而學問

不足也。或曰：何以逆料玉檢之爲祈求永年？曰：以改元曰中元，則知之。雖曰景帝嘗爾，然景帝復有後元，亦可驗其不以終事爲諱也。光武年及耳順，方建中元，則意在久生，不言而自見矣。其視向者對宗族乞復之言，壽陵迭興之詔，卽已大異。蒯徹所謂人心無常，詎不然哉。夫元一也，乾元萬物資始，坤元萬物資生，旣已始矣，不可又始也。旣已生矣，不可又生也。人君之元，卽天地之元，謂始元初元，中元，後元，云者，不識元也。不識元，則不能體仁。

則於長人之道幸而中者有矣。其不中者又可勝數耶。

帝信讖文用以決疑。桓譚諫曰：先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無恠誕也。蓋天道性命，聖人難言。子貢不得聞，况後世鴻儒乎。今巧慧小才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人主，可不遠哉。帝大怒曰：非聖者無法，當斬。譚叩頭流血，久乃解。貶六安郡丞，道病卒。父子君臣之倫，禮樂刑政之具，以至取予之一介，交際之一言，加帚於箕之儀，捧席如橋之習，無非

光武莫大

性與天道也。謂此非性與天道，則人所以行乎父子君臣禮樂刑政者，是皆智巧僞設，土苴糝糠之迹，而性與天道茫昧杳冥，無預乎人事。此豈五經所載，孔孟所教耶。韓愈謂軻死不得其傳，信矣。桓譚以此曉世主，宜其言之不入也。孔子曰：非聖者無法，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可以當聖之名。臯陶稷契伊傅顏孟之徒，抑其次也。讖書不出於此十數君子，張衡以謂出於哀平之世，虛僞之徒。要世取資者也。而光武方以聖尊之，且欲斬戮正

士莫大之感，可為來世之永監矣。

清河後人張聞升重校

讀史管見卷之三

終

讀史管見卷之四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漢紀

孝明帝

永平元年，帝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座，退坐東廂，侍官立神座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後以為常。

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近，至于墓則終事盡矣，人子

論明帝此舉
生於原廟

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魄為有知。虎廟祐而不重設。復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夫喪葬即遠。豈得已而為之。不可沐浴而不歛也。故為之歛。不可歛而不殯也。故為之殯。不可殯而

而不葬也。故為之葬。皆為中制以節賢者之過。而引不肖者之不及也。若遂孝子思慕無窮之心。則葬之之不得見。曷若存之於殯之為近。殯諸客位之為近。曷若勿歛勿浴勿飯勿含之可以稱吾之不忍也。原情至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不若循理中節之為當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簠簋籩豆。尊彝鼎俎。惟禮之循。而兢兢業業。監于光武成憲。損益修

綱目節錄其

三年

明之期乎至治。其為孝也。雖聖王何以加諸。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上幸辟廱，遣使者安車迎老更于太學，上俟于門，至階，上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五更南面，禮亦如之。

論桓榮不知修身治天下之古義

詳此禮即大學與辟廱相去亦非近地，以帝幸辟廱，遣使者安車迎老更于太學，則知之矣。是則漢世辟廱不為養士之所。顯宗以迎老更而至焉，非此時也。則鬻序之設，遂虛之邪。商周存先代之學，

又編日節錄其

故記養國老於某庠，養庶老於某序，且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矣，不應以為未足，又建辟廱也。觀顯宗尊師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也。惜乎桓榮授受一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軻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必矣。

三年

圖畫中興功臣二十八人於南宮雲臺，獨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

論后戚不與
功臣之列欲
示公而反私

堯舜禹之世則四嶽九官十二牧成湯之世則伊
尹仲虺萊朱巫咸成周之世則太公周召君陳畢
公迭居師保而閔天泰顛散宜生南宮适亦在高
位漢高之世則子房爲畫策臣而蕭何王陵陳平
周勃皆受顧命東漢則此二十八人同時奮庸猶
車轂居中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也蓋大厦非一木
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畧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伊尹
周公之相湯武蕭何鄧禹之相兩漢雖曰位冠群
后未嘗不推引俊賢同心協力以濟王業也惟梁

廉惡來李斯王莽之徒則讐疾學士陷害忠良媚
衆怙權惟知有已而其凶慝氣燄固亦嶭然獨出
無敢斑者雖其一時黨與偕勢取寵心固非之得
間則亦吐發憤懣以相菹醢不願與之伍也豈若
古之賢臣公心直道濟濟致身生都榮名死有顯
號者乎噫可謂不善擇術者矣馬援雖劣於高密
侯方諸寇祭馮耿豈遽出其下乃以后戚不與功
臣之列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爲私義不
當隱者聖人猶自序其績豈可坐椒房戚屬而掩

烈丈夫之大節哉

五年

詔曰先帝禁上書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者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嗤也。

光武禁言
顯宗抑虛

顯宗此詔何其見之明也夫是非羞惡人皆有之彼諂子非病狂失性人貌而獸心也其是非羞惡固未嘗亡特不能自克惟利之趨以求合耳其睚盱側媚以為容言所不當言以為親英明之君正直之臣必不受也以其是非羞惡未嘗亡故外方

諂人內已嗤之或者悅其諂而不悟其嗤則愚暗亦甚矣光武禁言聖顯宗抑虛譽皆可為帝王法若有違令者重貶斥焉則善之又善也

六年

帝聞西域有佛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來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其道者號為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楚王英最先好之

西域距長安幾萬里。顯宗何以知彼之有佛歟。自武帝開西南夷。通身毒國。其時已有善幻者。至長安。妖巫方士。類得其術。變幻詛祝。無所不爲。而巫蠱之禍。所由起也。然此時佛學之粗者。按漢史所載云。其書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謂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此之數語。畧盡其大槩矣。若顯宗果自得師。明古帝王之道。固不遣使求之。就使已至。必能鑒是非邪

正之辨。焚其書。歸其人。逆閑其塗。以防其爲天下後世之禍也。至于今千有餘年。其徒浸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浸廣。淺智狹聞之士。讀之。如以葉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君子欲一以窮之。固亦未易爲也。然天下之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苟挈裘以振領。又何患乎不能明也。佛者之言其道也。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爲人。異於禽獸者。爲有夫婦父子君臣也。敢問茲三者。性邪。非性邪。若以爲非性。則佛固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

有已也。以爲性邪，則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爲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憐憫，捐身其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誠亦廣矣。大矣。慈且悲矣，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棄除舍，不得於蛇虎蚊虻爲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夫以書論浩博，千章萬句，羅絡周密，自相救護，亦何必一一致詰直，以是觀之，則判然如白日中天，物無隱形矣。豈非異端小道，誠淫邪遁，不可不闢者乎。

九年

廣陵王荆謂相工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三十可起兵，未相者告之，詔不得臣屬吏民，荆又使巫祭祀祝詛，事發自殺。

論廣陵王荆
楚王英昧於
春秋

甚哉！孟子沒，聖學不傳，帝王之英武者，知削平禍亂，其寬厚者，知愛養百姓，至於兵甲不用，戶口滋殖，庶而富之，則功用極矣。未有能明先王之教，以善天下者也。設有爲文具，不過廣築師弟子宮室，養士數千員而已。至於子孫支屬，則置諸富貴驕侈之地，尤不知教。或乃材智有聞，爲善得譽，反蒙

言身學身 卷之四
忌疾至被勦除，惟碌碌狗馬聲色間，自同豢養，乃
幸無事。若夫頑嚚亂賊者，則按法行辟，貶削誅絕
之而已，豈不違天理哉！故光武使中郎將鍾興授
諸王春秋，善也。興之學不傳於後世，不知其有益
於諸王否歟。學經者必得正術，又優游涵泳，久而
後成，非一日講之，頃暫知之，遽能有功。又不知諸
王之受於興者，日月淹久如何也。不然，春秋爲誅
亂臣討賊子而作，而廣陵王荆楚王英皆以悖逆
相繼誅死，何昧昧於春秋也。明帝又自好學，宗室

貴戚莫不從師受經，獨東平王蒼天資粹美，克自
樹立，其餘因師學而成材者，寂無稱焉，而無君之
刑數施於諸弟。魯有君子斯乃取斯，其效相遠如
此。然則師道不立，教化不明，豈非國家之急務，人
主所當躬率者哉。

十三年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其後汴渠東侵，兗豫
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詔發卒數十
萬，遣景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
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澗注，無復潰漏之患。費以百億

計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州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槩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於冀也今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數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

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澗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爲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爲鴻溝下疑其爲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楚王英謀反事覺自殺

十三年

論楚王英祈
福得禍

事浮屠道莫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且大
獄追逮遍天下徙死者已千數而繫者尙數千人
考驗無實猶被禁錮者亦五百餘人是時天子震
怒獄吏皇恐諸所連及一切陷入無敢情恕者雖
因寒朗懇切上言馬后勸止於內多所理出然終
帝之世錮者不釋徙者不還中外群議皆以爲冤
塞之氣感召災變夫一楚王英得異教於沙門必
不至如後世之盛也其所好者特粗迹耳旣以自
殺又延及無辜囹圄刻深生死怨痛本欲祈福而

反得禍又况深窮其說以爲微妙了心見性而不
能逃殄滅彝倫之罪者其所陷溺可勝計邪

耿秉說上擊匈奴從之

十五年

論明帝不遵
光武舊規

匈奴自建武二十一年之後旱蝗饑疫衰耗敗破
國分爲二非復昔日之患矣至明帝時四垂無事
匈奴不過一再寇邊其害小也明帝不遵光武舊
規遽信耿秉巧說爲大發兵數道並出往往無獲
空還致名將祭彤自殺而竇固又使司馬班超使
西域出奇降鄯善下于闐復通西域三十六國由

前言之，則開邊生事。由後言之，則矯制要功。皆春秋所禁，王法所不與矣。

孝章帝

建初二年

上欲封諸舅，太后詔不許。

論明德有許封諸兄弟之意

明德之詔善矣，而終曰吾以未踰三年之故，又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復關政矣。詳此言，是已有許封諸兄弟之意。使無此言，他日有司再請，帝必欲行，太后亦不能固止之。况自開其漸乎？長孫

后譏之當矣

四年

皇太后馬氏崩，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寵榮者。

論章帝必當於理

自世俗論之，章帝不知為賈貴人所出，如是焉可也。既知之矣，而貴人不登極位，賈族不被寵榮，無乃太薄乎？及太后既崩，勢無所嫌，少伸恩禮，亦何不可。史氏顧稱馬后與帝母子慈愛，始終無間，又稱帝奉承明德，盡心孝道，未有以疎簡賈族為譏者，豈千有餘年皆無知禮之君子乎？不然，章帝免

於譏議亦必當於理矣

七年

初明德太后為帝納宋貴人生太子慶又納梁貴人生肇宋氏有寵於明德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子而譖陷宋氏詔廢慶為清河王立肇為太子宋氏自殺

論東漢之衰始於竇后

國家將興必有淑德毋妻無妬忌之行古先一軌也馬后奉承陰姑織芥不失毋養章帝慈愛與譽此竇后之師矣宋梁二貴人既皆有子宋子又兄也且已正位東宮竇后歎已無出等能撫養但加意太子長育隆就之豈不安於養梁氏之子乎而

乃譖害姪娣動搖儲副廢長立幼以成其私章帝不復辨明一切從順父子夫婦之道莫不虧損而東漢之衰自此始矣宋貴人得意於明德竇后至帝即位之三年始正椒闈心既畜恨加以章帝不明遂致此禍然亦光武有以啓之可不慎哉

章和元年

詔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是時四方屢貢嘉瑞何倣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惟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論宋由袁安
昧於責難之
道

草木之秀異、禽獸之珍奇、雲物之變動、無時無之、繫時好與不好耳、以爲祥瑞、注意於多有、雖元狩之麟、神爵之鳳、尚可力致、蓋嘗有好芝草者、一日官吏入深山窮谷間、覆地皆芝也、蓋數千萬本、遂擇其尤者、少取以復命、又况智巧之徒、能僞造乎、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雖石脉木理、猶且假幻、使成文字、惟上之人、泊然無欲于此也、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是時以瑞物、仍集、收元章和、而何敞所言者、公卿隱而不宣、宋由

袁安位冠群后、乃爲諂媚之習、蔽蒙之行、以侈逸上心、使忽忘警戒、不亦昧於責難、正君之道乎、

博士曹褒請定漢禮、巢堪以一世大典、非褒所能定、不可許、班固請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不聽、召褒授以叔孫通漢儀曰、此制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褒依准舊典、雜以五經讖記、撰次天子至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未數月、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俱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論曹褒之書
舛駁

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何

也。禮因人情爲之節文，樂以象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繼周者，皆不免於有損有益。夏質殷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明以明其義，蓋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能預也。其義難知，非仁且智，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

徵名儒，進以年歲，猶庶幾乎不大違戾，有可得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纔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讖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舛駁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旣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孝和帝

以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竇憲以彪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

論竇憲用王
莽之術

驕猛欲搏者。必伏匿其形。姦宄欲擅者。必謙降其
勢。故不自奏請。則人主以爲遠權。推崇儒舊。則士
論以爲樂善。使天子親信而不疑。然後其計得行。
是舍其小而得其大者。屈於頃暫而伸於久遠。王
莽以此篡竊於前。竇憲以此專橫於後。雖得意一
時。祇足自族。果何利哉。

永元元年

竇憲大破北單于於稽落山。還拜大將軍。

論太后於竇
憲愛而不教

竇憲刺殺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顯加
刑誅。則攝政道公。諸侯賓服。外氏謹飭。宗族安全。

乃信憲言。俾伐夷狄。曾不思萬一不勝。是加憲之
辟。若其成功。責得已乎。憲初計。特以免死耳。幸而
克捷。纔可贖死。今乃大行封爵。貴寵赫然。前日所
犯。不復比理。使憲無所忌憚。罪惡貫盈。太后不能
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甥舅之好。何敝所謂愛
而不教。猶饑而食之以毒。可謂來世之鑒矣。

竇氏父子兄弟並居顯要。圖爲不軌。帝知其謀。時朝
臣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鈞盾令鄭衆不事豪黨。遂與
衆定議。求得故事。發兵捕其黨與。皆下獄死。憲自殺。

河年

論和帝開官
官川權之漸

竇憲當章帝朝和帝初為太子之時聞梁氏私相
慶已作飛書陷殺梁竦而破其家致貴人姊妹皆
以憂死繼奪沁水公主園章帝僅能切責數語而
已於是憲氣勢雄長奏免三公刺殺宗侯伏鉞出
征誅兩僕射逐一尚書瓜牙心腹各有其人刺史
守令多出門下而皇太后為之內主竇氏根據遂
生逆謀人主誠有意除之未易舉手和帝年纔十
四乃能選用秘臣密求故事勒兵收捕莫有遺者
朝廷肅清官闈寧晏遠繼孝昭之烈而前史未之

綱目節錄其

發揚豈非闕典哉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天子
無可與謀而鄭眾者鈎盾令也既佐人主掃除姦
逆而有大功以受封爵於是開宦官用權之漸生
十常侍亡漢之階使後世言治亂者每嘆息於斯
焉

班固坐竇氏賓客死獄中

天下之士鮮有不為權柄之臣所引因得自見者
顧所主有賢否耳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固宰相之
職宰相而不進人才人才而不由宰相進則必由

論班固短于
誠而長于文
輕于德而急
於進

他道矣。然君子小人各引其類，此朋黨之論所由起也。班固史筆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非文學之妙才何能爾。然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敗之迹，不爲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爲不詳。彼竇憲者，其在人品之何等歟。若外戚禍敗之釁，則又疊疊皆前日事，固乃爲憲賓客，以致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君子寧爲質而野，不爲華而史也。

九年

論和帝於禮
無失

追尊梁貴人爲皇太后，謚恭懷，追服喪制。

梁氏之禍，諸竇致力於外，太后譖間於內，其怨均也。帝既誅憲等，而奉事太后，不聞虧禮，借曰勉強。及太后崩，乃抑却三公之奏，不遵光武之失，且曰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義兩得，可謂賢矣。且和帝實梁出也，既奪其子，又殺其母，竇氏雖欲專名外家，和帝雖能不怨太后，然梁氏不可不復也。此與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則異矣。故追尊梁貴人爲皇太后，追服喪，封爵諸舅，於禮無失也。

元興元年

帝崩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始生百餘日太后立隆為太子太子即位太后臨朝

論和帝賢於章帝

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鋤竇憲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嘉言四夷希侵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曠闕多矣帝既崩長子有痼疾少子生始百日於是焉迎立清河王慶豈不善哉而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矣

孝殤帝

延平元年

元年帝崩太后定策禁中立清河王子祐太后猶臨朝

論鄧太后心利幼弱

立天下之主當與三公大臣共議選建賢明豈一家之私哉而乃定策禁中公卿不與假如立非其人則亦無由改悔是自求禍也清河王慶章帝長子嘗正位儲宮廢不以罪年齒益長過失不聞於是迎立以主漢祚豈不善哉而鄧太后終利幼弱欲久臨朝至安帝年二十有八猶不歸政故自永

初而後日食地震雨水風雹之變歲不絕書毋氏常隆閹尹得志接乎朽靈而漢遂滅矣。

孝安帝

永初二年

夏大旱太后幸洛陽錄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具得枉狀收洛陽令抵罪行禾還宮雨大降

天_之於人若遠而近若近而遠一夫陷寃未必致旱既得明白雨遂大降天人一理理無小大多寡遠邇之間此可驗矣使太后因此動心遇災而懼推類以求之知雨水頻仍風雹屢作地震連年之

歸天八

爲陰氣太盛所致惕然退居還帝大政勸使任用忠賢修明政事而災異之來猶不已也然後可以歸之天數而無憾矣。

三年

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緹營騎士各有差

論三公庸繆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若夫制度財用量入以爲出冢宰之事也是時天災流行無歲不有三公備位碌碌初無調燮之方消弭之道至於國用不足乃行鬻爵亦昧於量入爲出之計一何庸繆蹇

淺至此極也。雖鄧后節儉。歲終饗衛士。不設戲樂。減逐疫俚子之半。元會撤樂。不陳充庭車。曾何救於大計之闕乎。且郡國地震。雨水。豈爲俚子充庭車而致哉。陰盛陽微。水旱饑饉。國用遂乏。而太后與三公救災之術如此。是以天下爲兒戲也。

鄧騭辟楊震置之幕府。震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騭聞而辟之。時年五十餘矣。累遷至東萊太守。有故吏夜餉震金曰。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竟不受。

論楊震燭理
未明處義未

精

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爲名言。君子正之曰。人與我可爲二。天地則一而已。世未有明其說者。愚謂天地非惟不可以二言。蓋亦不可以知論。君子之教舉一隅。使學者推而反之爾。知者有血氣心思之性也。震好學通達。清白自將。雖辭故人。莫夜之金。有不欺暗室之節。然爲此語。則燭理幾於未明矣。鄧騭推賢進能。自其美操。要之女主擅朝。彼貴戚也。被其薦者。宜有去就之分。豈可苟哉。震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一旦慨然爲騭而起。豈

四年

獨燭理未明又疑其處義之未精矣

滇零寇褒中鄧騭欲奔涼州并力北邊虞詡不可騭惡之會朝歌賊攻殺長吏乃以詡為朝歌長詡到官謁海內太守馬稜曰犬羊相聚不足憂也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拘閔而已乃設三科以募壯士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外伏兵以待之賊由是駭散

論三科知虞詡

虞詡三科所募以常理論之皆王法所當治者取一時之用平難平之賊譬猶以蠻夷攻蠻夷也又

使此三科之人因立功得以自新一舉而數利焉若非馬稜知詡之賢寬其轡策使無拘閔詡亦無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而用之為難鄧騭能薦李邵楊震矣乃以異同之議失之於詡憎而知其善果不易邪

皇太后母新野君薨鄧騭等乞身行服

鄧太后初欲不許騭等行服以問曹大家大家曰如不許後有毫毛加於今日則推讓之名不再得矣太后許之婦人之識乃能及此賢矣哉然愚嘗

論曹大家女誠未及正家之本

觀大家所作女誡其言承事撫接之道罔不詳備。獨於桃夭小星所載后妃夫人之盛德曾無一語及之。夫二南正家之本本則不立雖有任姒之才之美不足觀也已。而世徒稱女誡之長未深考其故是以因而著之。

元初六年

豫章芝草生太守劉祇欲上之郡人唐檀曰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乃止。

論漢若臣昧
於參三才之
理

鄧后臨朝至是十五年無歲不有災異大變初以親決囚蒙澍雨之應次嘗為減逐疫振子罷元會

充庭車之小善而欲平陰陽乖戾充塞天地之氣亦類夫所持者狹而所求者奢宜其無感也自是而後在廷不聞忠讜之言簾帷不思消弭之道安帝懦弱制由強臣天未厭漢仍示告戒而上下狃於見聞遂以災異為常事無復憂駭之意方乃貢祥瑞希寵榮嗟乎中人以下為權利所移習俗所化雖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猶且不懼亦昧夫參三才成位乎中之理甚矣。

建光三年 楊震飲酖而卒

論楊震未得
爲仁

讀史管見 卷之四
安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先爲司徒，奏論乳母王聖賤微嬖倖，損辱清朝，聖女伯榮其夫封侯，不合經義，書奏不省，一宜去矣。遲留三歲，遷爲太尉，再言王聖起第，爲國大費，周廣謝暉依倚分威，天下誼譁，勢且叛怨，上又不納，二宜去矣。至于明年，震復上疏，彈劾近倖，驕溢逾法，反被譖愆，遂致殺身。若震之爲人，忠則可尚，其未得爲仁乎？仁者度君而後事，不事而後度也。燭理必明，而處義必精也。安帝

日節錄其

已可知矣。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養老婦人而不能動，有大於此者，獨將柰何哉？故當初奏不省之時，即可引領而去，過是殊少味也。

廢太子保爲濟陰王

太子廢當其罪，後世之欲崇私愛者，猶將旁緣以行之曰：是祖宗有故事矣，何況廢非其罪，則後世之欲奪正嫡者，苟得纖芥於東宮，則斷以不宜曰：祖宗時太子無罪，尙且見黜，况有罪乎？東漢逮孝安纔五君，而廢太子者三帝，是三太子初不以過

論光武貽謀
不臧

失聞也。嗚呼！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光武曾不深念於斯哉。

四年

論安帝失職

帝崩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迎立北鄉侯懿，懿卽位數月薨，中常侍孫程等十九人迎立濟陰王，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闇后妬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繼而乳母恣橫，譖太子廢之而不能辨，方逾壯歲，遊豫南出，亦豈虞大數將終而爲身後之念乎？一旦不諱，樹立嬰孩，遂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仗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闈尹，國無人焉，爲人子孫。

嗣守神器失職如此，豈非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知憂懼而至是邪。

孝順帝

永建元年

司隸校尉虞詡劾奏中常侍張昉弄權，屢寢不報，詡自繫獄，中常侍孫程張賢爲上言，詡語甚切激，帝感悟徵拜議郎。

論桓焉朱寵
有愧於孫程
張賢

惡侵其類，而喜黨其與，人情皆然，觀其好惡之邪，正則賢不肖見矣。虞詡奏免三公而三公繼劾之，按論中常侍，而中常侍左右之桓焉朱寵之視孫

程張賢。豈不愧邪。使詡所奏。按有害於馬寵。有利於程賢。則報之者。各以德怨。皆不足貴也。而詡無私焉。於是知焉。寵為深可貶。而程賢為未易得。夫三公國之棟梁。不足仰如此。而扶立適主。維持正士。乃出於掃除之役。刀鋸之餘。則國可知矣。

徵樊英至京師。帝待以師傅之禮。英無奇謀深策。數月稱疾告歸。

論樊英動而不括

二年

樊英隱士之賢者也。張楷之誦。李固之評。司馬氏之論。皆未知英者也。學行既立。名自昭著。非英求之也。隱居求志。不應辟舉。知時不可也。安帝昏懦。豈足招致賢才。順帝是時。年纔十二。公輔懷祿。耽位中臣。新立大功。英迫於詔徵。勉強而至。雖有奇謀深策。莫適告語矣。是故稱疾不起。入殿不屈。虛蒙官稱。未嘗就位。延問得失。隨宜應對。俛仰數月。賜告而去。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出處之間。意旨悠邈。自兩漢以來。隱逸之士。進退可度。未有若英者也。而張楷責以輔君濟民之事。夫輔君濟民。公卿之任。正使英直言正諫。亦安能必時之用已而行。

其志邪。又曰：以不貲之身，怒萬乘之主，且順帝猶未成人，史所謂下詔切責郡縣者，果出少主之意乎？使帝誠知其賢，英盡志無隱，又安能必帝之見悅而不怒邪？且人臣而畏人主之怒，又安能直道而行？李固謂英言行無闕，而謗毀布流，夫君子盡其在我者而已，言行既已無闕，則謗毀布流，非所病也。亦聞有特立獨行，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者乎？若樊英者，德成志正，動而不括，退可增勵，名檢為苟進者之戒，進可以師表，百辟為不退者之規。雖

言論風旨，無所傳聞，以其出處之致，味其為人，斷可識矣。而司馬氏特以清修吉士目之，故曰三人皆未知英者也。

桂陽太守文龔獻大珠，還之。

唐羗論貢荔枝之害，勅太官勿受，善矣。曷若勅嶺南勿貢，以止其來之為嚴乎？順帝還文龔大珠之獻，善矣。曷若亟加貶斥，以厲其餘之為警乎？止之不嚴，厲之不警，彼佞人終無畏心。他日又必有側媚貢獻，以嘗試朝廷者，冀隙一開，源源而至矣。

四年

論順帝厲之不警

左雄上言，孔子四十不惑，禮稱四十強仕，請自今孝廉年未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材異行，如顏回，乃不拘。上從之。久之，廣陵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淑曰：詔書云有顏回者，不拘年齒。故本郡以臣充選。雄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應，乃罷却之，仍坐薦者。

論左雄未喻
聖賢之語

雄蹇蹇有王臣之節，衰世名卿也。其論守相長吏久留及親民官辟舉之制，非但一時可行其言，取士之制，貴得實才，固亦善也。獨於聖賢之語有未

喻耳。孔子曰：四十而不惑者，蓋自言其進德之序。禮言四十強而仕者，蓋示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以是爲準也。徐淑以顏子自方，固易其言，而雄以聞一知十詰之，益失其義。子貢在聖門，有通達之稱，聖人意其矜而足也，故設顏子爲問，使賜參度彼已，必將望洋向若，不以自多。凡以進之也，賜所謂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况顏氏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爾。雄以難對之問，折抑孝廉，又坐舉者，曾是以爲可乎。

二年

論漢主鮮知
大宗之義

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至是封為山陽君。

太任。聖母也。文王為諸侯。亦以善繼。王季為孝爾。

太姒。聖母也。武王為天子。亦以丕承。文考為烈爾。

聖人事父母之心則一。而統業所自。則繫于祖宗。

此有天下國家之職也。漢世人主。往往致隆於母。

慈。鮮知大宗之義者。以天下而聽斷於母。已為不

可。又有聽斷於祖母者焉。聽於祖母。已為甚不可。

又有聽斷於乳母者焉。嗣守宗廟社稷。不法祖宗。

而乳母是從。念推濕居燥之恩。而忘創業垂統之

重。以知類言之。則為不義。以知本言之。則為不仁。

又况覆轍在前。身逢其難。而憤憤焉。惟私愛之徇。

迷而不復。愚不知其為人矣。

太史令張衡曰。舉孝廉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

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按為限。雖有至

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今使一人外有可觀。內

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

人雖靈於萬物。以五氣交運。參差而不齊也。故鍾

其秀粹。而無剛柔緩急之偏者。雖千一不可知也。

論堯舜代天
之道

是故同類而殊能，不但庶物，雖人實然。聖人知其然，故垂知工，則不責以夔之樂，稷知播，則不任以契之教，因所長而用之，終其官而不徙，故事治功成，而罪戾不著。此堯舜所以代天工之道也。後世則不然，以天下衆務，而求備於一人，始以空言取之，一旦命以獄訟，已而昇以財賦，已而責以禮樂，已而分以民社，職無常守，業無見効，苟能應文免咎，苟歲月而去，則目爲能吏，但取外之可觀，而不恤其內之有關也。積累久次，遂至於與國大論，進退群才，亦繇此途出，然則欲開物成務，咸有條理，臻治道之極也，不亦遠乎。經斯世而馭人，群其必師法上古，以御今之宜，庶乎用人不違其才，百官無曠，而治可言矣。

初聽中官養子襲爵

周官有奄人，以精氣閉藏者爲之。後乃用刑人。趙高猶非出於蠶室也。生而隱官，古之奄也。必天刑之，則亦鮮矣。後世乃特開此一門，絕人之世，不爲防制。昏朝濁代，至有數千員，既逆天理，又以敗其

國家不知何所急而爲之也。不幸已有之，猶當裁損其員數，卑約其品祿，而禁其未然者，何奈許之襲爵養子，與全人比乎？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勳，建賢德，而加諸刀鋸之賤，似續之任，所以斷先祖傳。後來而責諸不父之家，且殘無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蠹財用，崇長禍階，一舉而六失併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思而痛革之乎。

以梁商爲大將軍，辭疾一年，帝使太常奉策就第，卽拜，乃受命。

論梁商進退
無據

辭受之節，人臣所當謹也。已如可爲，則不必固辭，如不能爲，則不可終受。九官相讓者，一則推賢揚善，所以達人材；二則崇禮致恭，所以形風化。非苟然也。梁商稱疾一年，退避確矣，盍亦舉爾所知，然後堅卧不起，則誠意白矣。及帝使太常奉策就第，卽拜，乃詣闕受命，退不能爲，褒成之不受相位，進不得比伊尹之幡然而解，義無所據矣。

永和元年
王龔以中常侍張昉弄權，將奏誅之。其親有以楊震事諫者，乃止。

論王龔虛得
堅貞之名

大臣治大事，當是時事之大者，莫大於中常侍弄權矣。王龔欲奏誅之，職也。楊震之事，非久遠難明，亦何待宗親舉以勸諫，然後知哉。龔自爲義不力，心有畏怯，故易沮爾。度不能爲，則前在司空五年，何不辭位而去。及再爲太尉，日月益久，彼中常侍弄權，其所由來亦漸矣。亦不能止患於微，又懼禍而不諫，堅貞之名無亦虛得乎。

永和二年

時宦官競賣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

論良賀之賢

終。今得臣舉，匪榮伊辱，是以不敢。帝由是賢之。

良賀賢矣哉。薦進人材，美事也。方之排陷忠良，豈不霄壤相懸。然且不敢，則侵權怙勢，導上爲非之事，必不居其一矣。使趙高恭顯，張讓節而革，皆能如是，則生免刑誅，死免咀嚼，亦且垂名不朽矣。使人君承事趨走，門戶掃除，皆得如良賀之流，則朝廷清明，宮闈肅給，而禍亂之萌息矣。嗚呼，良賀其賢矣哉。

四年

大將軍梁商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遣子與之交友。

宦官忌其寵。中常侍張達、蘧政、楊定，乃譖商及曹騰。孟賁圖廢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妬之耳。達等懼，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怒，釋騰、賁，下達等獄，伏誅。事所連染，延及大臣者衆。商乃上疏曰：「春秋之義，罪止首惡，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罪止坐者。人主所甚惡於臣下者，莫大於謀廢立也。梁商雖以后父當權，猶結交中常侍，然後得安。然則是時中常侍之權，蓋擬人主，又重於大將軍矣。使商無此曹之援，特未可知也。惟有曹節、曹騰、孟賁之援。

論梁商結交中常侍

是以譖愬不行也。或曰：譖商者，張達、蘧政、楊定，亦中常侍耳。何爲一勝一負？曰：中常侍固自有朋黨。騰、節、賁者，用事之中常侍也。達、政、定者，不得於君之中常侍也。所以騰、賁之縛，卽得釋，而達等之獄不能免歟。梁商除大將軍，一年不拜，初若貴愛其身，以有爲者，而自爲謀止於如此，鄙哉！且其引春秋罪止首惡之義，當矣。無亦稱舉豨貂、伊戾以爲戒乎。

漢安元年

冀州刺史蘇章以權折權豪，忤旨坐免。時天下日敝。

論君子不得志

論者日夜稱章，朝廷不能用也。

順帝享國，漢業衰矣。然是時可任公卿者，有李固、杜喬、周舉。可任將帥者，有虞詡、馬續、皇甫規。可任刺史者，有祝良、張喬、張綱、蘇章。若用之，盡其才，又使各舉所知而任使焉，則中外不為無人。雖衰可興矣。而帝惟后黨與權，惟宦官用事，君子屈抑，不復得志，欲天下不亂得乎。

冲帝

質帝

帝幼聰慧，嘗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惡之，因置

質帝本初元年

毒於煮餅以進，帝苦煩甚，召太尉李固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語未絕，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惡之，固與冀書議立嗣。冀召公卿大議，皆以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天下歸心。中常侍曹騰惡蒜，說冀曰：清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不如立蠡吾侯志。富貴可長保也。冀然之。明日重會公卿議，皆曰：惟大將軍令，固堅守前議。冀厲聲曰：罷會。固復以書勸冀。冀怒，說太后先策免固，迎志立之。

人臣之罪。無加於弒君。李固身位上公。親聞質帝
食餅腹悶。得水可活之言。而見梁冀。靳不與水之
事。當即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
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庭中。推舉尚食窮問崩
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焉。
白建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
矣。雖梁冀久握兵權。然事出倉卒。既躬爲大逆名
在。弒君其下。未必人人服從。出一紙詔書。論以逆
順。衆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尸號哭。一再致書。

比三日間。冀策書已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
才。亦無及矣。吁。可嘆哉。

桓帝

建和元年

梁冀惡李固名德。恐終爲己害。收固下獄死。

論李固之失
與楊震比

古之君子。有不願受知公卿者。既名知己。則義難
中絕。於是進退死生。有不合乎理者矣。李固之失
殆與楊震比歟。又况梁商之賢。不及鄧騭。而固終
身爲其從事。至于梁冀頑嚚凶暴。繼父執柄。固尚
居鼎鉉。遲回不去。豈非恃門生故吏可久于位邪。

雖有昌言至計。崎嶇獻納。竟無所就。以陷危禍。忠則忠矣。仁則吾不知也。固嘗笑樊英曰。夷惠之間。聖賢居身所貴也。必待堯舜之君。是無時可行其志矣。嗚呼。是固之所以自處者。由今觀之。英未有所失。而固亦何所得哉。

封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

和帝元年

論梁冀愚暗

霍顯恣行。在博陸既薨之後。孫壽淫惡當梁冀方盛之時。冀凶慝姦險。不辨減否。李固杜喬皇甫規。米穆陳蕃張綱蘇章周舉諸人。皆一時公忠正直。

爲漢寶臣。則推陷誅鋤。不遺餘力。至其妻穢德暴著。方且寵而憚之。不敢誰何。孫氏宗親。靡不貴顯。其意以爲彼諸人者。雖曰賢才。而於已有害。吾妻雖畜監奴。不能爲吾毒也。於已有害。則雖賢且才。必摧陷誅鋤之。不能爲吾毒。則雖一奴而出入臥內。威權外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吾不問也。嗚呼。亦愚暗之極矣。不知與李固杜喬陳蕃周舉之同。爲公卿夾輔漢室之爲榮乎。抑爲單超左瑄徐璜。貝瑗唐衡之所圍執。覆宗絕嗣之爲美乎。朱穆

懇懇極諫，冀報曰：然則僕無一可邪？其迷謬自賢，乃爾終以不悟，後之爲后族得權柄者，猶不知戒也，則亦末如之何矣。

元嘉元年

崔寔曰：凡爲天下者，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夫刑罰治亂之藥石，德教興平之梁肉。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今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非所以爲治也。

司馬氏曰：漢法嚴矣，而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倖之

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崔寔之論出於子產。子產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此蓋王迹旣息，聖人之道不明，在上者無修己以敬之仁，民不化服而惡齊之之難也。故寧以刑辟行政，趣目前之效耳。季康子問孔

論崔寔之論
出於子產

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夫無道疑可殺也聖人猶不以殺爲善也子產崔寔之論雖以矯枉於一時不知人主尚嚴有司承望刑辟深切必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故帝王之治不聞其尚嚴也傳所謂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者非孔子之言也豈有仁人爲政先致慢殘之弊又從而濟之乎五經語孟之訓

未嘗有猛臯陶稱舜曰御衆以寬仲虺稱湯曰克寬克仁乾之君德曰寬以居之孔子答子張問政曰寬則得衆故居上不寬者比之臨喪不哀爲禮不敬以無其本也是則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司馬氏所謂柔懦姑息有罪不坐犯法不誅者又豈寬之理哉所謂恩施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者又豈仁之道哉

永壽元年

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官羗豪遺奐良馬金銀奐誓不受前此八都尉率好貨爲羗患及奐正身潔已

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服人心之道固非一。惟公與廉其感尤速也。令長而廉一邑服矣。牧守而廉一郡服矣。部刺史而廉一道服矣。公卿大夫而廉具僚群服服矣。天子而廉中國外夷服矣。貪利反是。歷觀自古邊患皆起於貪。或貪其土地。或貪其貨寶。或貪其畜產。或貪其帳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要功生事先以擾之比其叛怨。則又伐之。至於伏尸殫貨。所失不可勝紀。而以濟一己之私欲者。皆是也。故惟廉將可以

論公廉感人尤速

延熹二年

安邊境服夷狄張奐之事可監矣

詔賞誅梁冀功封單超等五人為侯

論祖宗柄制本末未盡善

自孝和除竇憲孫程翊濟陰桓帝治梁冀相望未七十年去二姦凶立一人主三大事者皆出於中官三公雖尊無所與謀尚書雖要莫得措手天子既倚之去其害已者又有援立之恩雖不舉國以聽焉其勢亦不得已矣西京傾覆禍起母家光武中興抑制外戚曾未數世和熹專朝皆以不接公卿而任用黃門遂基末流之禍雖曰有治人無治

法。帝王子孫不能皆賢。禍亂多門。必有所啓。然亦祖宗創業垂統。柄制本末。有未盡善者矣。若畧法三代。委任宰相。使政出朝廷。猶庶幾乎。

陳蕃薦處士徐穉。姜肱。袁閔。韋著。李曇。帝徵之。皆不就。帝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患眩疾。不欲風。工竟不得見之。

隱居不仕。人各有志。亦士之常也。姜肱至。不欲人主識其面。不過甚乎。曰。伯夷非其君不事。孟子稱其聖之清也。若紂者。飛廉惡來之君耳。無所用事。

論姜肱有介推之志

也。五處士皆不就。徵姜肱。獨蒙圖形。必其名稱尤著於時也。若相帝者。黃門常侍之君耳。無所用見也。相帝或識其狀貌。必欲其至。是以必使畫者圖之。歟。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亦此志矣。嗚呼。人君如天如日。有目者孰不願仰而望之。至使高人勝士。永矢弗見。何以得此哉。亦可以自反其故矣。

白馬令李雲以言事繫獄。弘農令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請與同死。帝怒。詔并治之。陳蕃楊秉上疏請雲。

坐免歸。雲衆竟死於獄。太尉黃瓊上書諫。不省。

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桓帝何以不亡。曰漢室至是則既亡矣。政歸中常侍。誅戮忠直。大興黨錮。以失天下賢才之心。其親客布滿州郡。辜推貪殘。甚於寇賊。以失百姓之心。善人天地之紀。民邦本也。兩失其心。漢豈能與中常侍共有天下邪。則漢已亡矣。人君所尸者特虛位耳。黃瓊當五侯立功封爵之後。自司農拜上公。雖能奏免州郡貪汙十餘人。然非常世之本務也。至於中常侍專權恣橫濁亂。

論黃瓊不及
羅參王龔

朝廷則未嘗昌言及之。雲衆二人下獄被誅。瓊乃伸白其枉。不亦晚乎。書奏不納。後亦不復有言。遲回三年。然後免去。又拜司空以終其身。夫處濁世。居高位。而匡救之功。如彼其卑。不知得名當代者。以何道也。顧差賢於胡廣趙戒耳。方之龐參王龔。殆不及也。徐孺子少而從學。貴而不見。有以也夫。

三年

左。愴兄勝爲河東守。皮氏長。京兆趙岐耻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玆爲京兆尹。與岐有隙。收岐家屬盡殺之。岐逃難遠方。賣餅北海市中。孫嵩見而異之。載

與俱歸藏於復壁。諸唐死，乃敢出。

古之君子，不用於時，困阨患難，乃有立德立言，以自見于後者。趙岐耻事闞人之兄，棄官而去，羞惡之心立矣。雖潔身於海東，而覆宗於京兆，至賣餅市肆，匿身復壁，僅乃得免。詩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吁。可畏哉。而岐志不挫折，玩心孟子，劬瘁皓首，未嘗釋卷。卒成箋訓，垂世十有餘年。嗚呼，其亦賢矣哉。

古而為起，入桂陽，蒼梧，南海，武陵蠻寇江陵，拜馮緄

車騎將軍，討之。至長沙，賊悉降。

論正心以正朝廷

天下之難平者，莫大於夷狄侵陵，中國背叛。然得人以任之，則亦非難能也。交趾賊起，張喬至則平。太山賊起，李固至則平。廣陵賊起，張綱至則平。九江賊起，滕撫至則平。先零諸羌叛，皇甫規至則平。長沙賊入桂陽，馮緄至則平。是少者猶數百千人，多者一二十萬計，然得一賢才，如決積水，如掃敗葉，如呼餓隸而已耳。是非難者，然則何難，莫難於正心以正朝廷。故曰：寇賊在外，四肢之病；內政不

心腹之患。中常侍不去。朝廷混濁。雖規固綱。緝日降千賊。月弭萬寇。亦歸於亡而已矣。

六年

論正朝廷以
正百官

司空周景太尉楊秉劾奏刺史五十餘人。天下肅然。百姓之所患者。莫甚於守長貪殘。殃害切已。然得人以任之。則亦非所患也。杜喬周舉嘗分行劾奏矣。太尉黃瓊嘗舉發州郡矣。清詔使范滂嘗登車攬轡矣。中郎將皇甫規嘗持節邊郡矣。護駕從事胡騰嘗自同都官矣。三公景秉嘗實覈條疏矣。或斥逐。或罷免。或死徙。或望風解印綬去。但委用稱

職。如芟惡草。如逐鳥雀。如驅虎豹。虺虺而已。是無足患者。然則何患。莫先於正朝廷以正百官。故曰治水不清者。澄其源。視景不端者。正其表。中常侍任政。臺省殺亂。雖喬滂景秉。朝劾十郡。守暮劾百縣。令亦歸於亡而已矣。

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水性潤下而質不同。或清或濁。或輕或重。或弱或悍。或黑或白。或寒或溫。或甘或淡。是其質也。若大河之質。則黃濁數千里。而不可澄汰者也。凡物反

論河清為災
美

讀史管見 卷之四
常爲妖濁而忽清。猶地而出堆阜。山而沸泉湧。非所當有。變異之象也。故裴楷言自古未有河清者。後世乃以爲大慶。君臣動色。載於年號。著於邑名。形於歌詠。紀於史牒。不亦異乎。至若大海朝宗。衆流自非並岸。風水激薄。沙泥渾汗之處。則萬里停滯。未嘗濁也。而佞人諂媚。又有以海清爲賀者。不亦異之甚乎。

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文景用黃老。非黃老能清靜也。文景有愛民之德。

論能宗師表
不正

故効臻于清靜耳。明帝致浮屠。非浮屠能治平也。明帝有寧民之政。故効臻于治平耳。逮其末流。先業不嗣。而從事祀享。要求福利於異端之術。亦何愚哉。此亦祖宗師表不正之所致也。或曰兩漢皆好尚儒術。東京晚節。教養尤甚。然黨錮之禍。興于太學。則尊事孔子者。亦豈無弊乎。曰子可謂蒙蔽之民矣。黨錮之禍。豈諸生所願欲哉。桓靈稍有世祖顯宗之見。取此二百餘人。隨才任使之。其治効當不愧於建武永平之盛矣。惟讐疾賢才而斲喪

之也。故宦官蠹於內，百姓怨於外，英雄四起，而忠良計畫之士，各爲知己者用。三方鼎峙，漢室遂虛。是豈諸生宗師孔子之弊邪。

杜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聞惡不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令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

論劉勝可爲
里居之式

或問劉勝杜密所處孰賢，曰：勝賢。如密之論，軒揚激發，固非常士所及。然勝之行深潛靜退，可爲里居之式也。且郡守待以上賓，亦禮貌耳，豈望吾薦善糾惡之事哉。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聖人譏焉。子文爲令尹，以其所行告諸來者，孔子猶不以仁許之，則如密之論，非惟犯出位之譏，亦取禍辱之道也。遇王昱賢者，故能容之耳。或者慕其抗直而耻同寒蟬，必將踊躍而效法焉，愚故正以聖人之教，以爲失已失人之戒也。

永康元年 帝愛楊喬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論楊喬難以言智

桓帝在位久矣其無道著矣楊喬應徵而出已乖
隱顯之道數言政事又失語默之宜及帝欲以女
妻之以死自免難以言智矣夫聯姻帝女則號為
貴戚而不為時用故賢哲多難之然帝女若下嫁
則將安適故仁明之君欲壻名士亦有從之者則
未有憎嫌疾惡如楊喬之於桓帝也為君至此猶
不思其故邪

帝崩

論桓帝所厚者中官所悅者女寵

詳考桓帝在位逾二十年自始至終不聞一言之
嘉一行之善而其戾政惡德盈溢簡編當年怨嗟
後世恨疾桓靈之號與桀紂齊不知將棄漢而使
之君邪抑人謀不臧以至是也或曰桓帝能誅梁
冀亦豈無取曰桓帝所厚者中官所悅者女寵惟
此兩途耳冀初無取怒於帝者特緣考死太史令
陳授而忤小黄門徐璜帝始懷不平又欲殺中郎
鄧香妻宣而侵貴人鄧猛帝於是大怒夫豈為宗

社計哉。爰延中主之對。謂帝可與爲善者。亦誘掖之言耳。陳蕃雖嘗爲尚書。忠言屢進。十不納一。中常侍黃門放縱自如。安得言陳蕃任事則治也。

竇武議立嗣。召侍御史劉儵。問以宗室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立之時。宏年十二。竇武以后父之尊。當立主之際。所宜博集公卿。精加選訪。如周霍之立文宣。戒憲冀之利幼弱。是時陳蕃周景皆位台輔。胡廣耆艾。熟知物情。而漢室侯王尚多有之。武乃獨問劉儵。旣非衆志。且宏年

論竇武無學

十二。安知其賢。於是定策禁中。必欲恩出於已。其異於憲冀者。間不能寸耳。憲冀膏粱庸子也。何足筭者。武少以學行稱。而處國大事如此。烏在其爲有學邪。富貴曾未盈眦。身族遽已淪胥。不謂之自貽伊戚。謂之何哉。

清河後人張日瑞重校

尚國貧人逃日歸重賦

胡野其前之所著

本學亦高貴會未遂其志然志已命將不歸之也

等若死少以學行而國大舉收其流其其

典公事莫不問不道也

讀史管見卷之四終

宋禁中必於恩出外已

